

孟子正義

孟子正義卷二十五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

孟子正義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注五霸者大國秉直道

以率諸侯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也三王夏禹

商湯周文王是也

疏

注五霸至楚莊是也○正義曰白虎通號篇云五霸者何謂也

昆吾氏大彭氏豕韋氏齊桓公晉文公也昔三王之道衰而五霸存其政率諸侯朝天子天下之化興復中國攘除夷狄故謂之霸也昔昆吾氏霸於夏者也大彭氏豕韋氏霸於殷者也齊桓晉文霸於周者也或曰五霸謂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吳王闔閭也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非明王之法不張霸猶迫也把也迫脅諸侯把持其政論語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春秋曰公朝于王所於是知晉文之霸也尚書曰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知秦穆之霸也楚勝鄭而不

告從而攻之又令還師而佚晉寇闔宋宋因而與之
平引師而去知楚莊之霸也蔡侯無罪而拘於楚吳
有憂中國心與師伐楚諸侯莫敢不至知吳之霸也
或曰五霸謂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莊王
也宋襄伐齊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春秋傳曰雖文
王之戰不是過知其霸也毛氏奇齡四書臚言云孟
子稱五霸趙岐注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此是漢
儒之言按荀子王霸篇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
踐謂之五霸此戰國時所定與後漢不同故明盧東
元謂秦穆公用之而霸此據春秋傳秦用孟明遂霸
西戎語未霸中國此言良然若丁公著以夏昆吾商
大彭豕韋合齊桓晉文爲五霸則於桓公爲盛就當
時盟會較量優劣爲未合矣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
崑山顧亭林炎武謂五伯有二有三代之五伯杜元
凱注左傳成二年者是有春秋之五伯趙臺卿注孟
子五霸章是孟子止就東周後言之而以桓爲盛如
嚴安所謂周之衰三百餘歲而五伯更起者也然亭
林欲去宋襄而進句踐亦未允襄雖未成霸然當時
以其有志承桓故並數爲五有是稱謂云爾豈惟趙
氏卽董仲舒亦云然矣仲舒云仲尼之門五尺之童

皆羞稱五伯夫惟宋襄輩在仲尼之前故言羞稱不
然句踐也霸且不出仲尼後哉按趙氏以齊桓晉文
秦穆宋襄楚莊爲五伯本春秋說○注三子至是也
○正義曰白虎通號篇云三王者何謂也夏殷周也
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
風俗通皇霸篇云禮號謚記說夏禹殷湯周武王是
三王也尚書說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詩說有命自天
命此文王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儀刑文王萬國作孚
春秋說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按易稱湯武革命尚書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擒紂於牧之野惟十
有三祀王訪於箕子詩云亮彼武王襲伐大商勝殷
遏劉耆定爾功由是言之武王審矣論語文王率殷
之叛國以服事殷時尙臣屬何緣便得列三王哉謹
按三王或列周武王或列周文王故應氏並列二說
而辨其宜列武王也白虎通不言禹湯而專詳文王
正以禹湯稱王不待詳說惟三王列文王不列武王
故引詩明文王卽政立號也趙氏列文王不列武王
蓋卽本尙書說詩說春秋說與白虎通同閩監毛三
本趙注作周
文武非是

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

之諸侯之罪人也

注

謂當孟子之時諸侯及大夫也

諸侯臣總謂之大夫罪人之事下別言之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注

巡狩述職皆以助人民慶賞也

養老尊賢能者在位賞之以地益其地也培克不長

之人在位則責讓之不朝至三討之以六師移之就之也討者上討下也伐者敵國相征伐也五霸強攘牽諸侯以伐諸侯不以王命也於三王之法乃罪人

也

疏

注慶賞至地也。正義曰爾雅釋言云慶賀也說文貝部云賀以禮相奉慶也賞賜有功也詩

小雅楚楚者茨孝孫有慶箋云慶賜也淮南子時則訓云行慶賞高誘注云賞賜子賞慶皆訓賜則慶卽賞儀禮士喪禮注云賀加也加亦益也故趙氏以賞釋慶又以益釋賞也禮記王制云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加地卽賀以地賀以地卽慶以地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王制方千里者封方百里之國三十云云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則孟子所謂慶以地卽於此一州之內也故當其屢有所慶天子不見其不足或屢有所削天子亦不見其有餘蓋原在王畿千里外而天子初無所與焉。注培克至讓之。正義曰毛詩大雅蕩篇曾是培克傳

云培克自伐而好勝人也孔氏正義云自伐解培好
 勝解克定本培作倍倍卽培也倍者不自量度謂己
 兼倍於人而自矜伐論語云願無伐善是也克者勝
 也已實不能耻於受屈意在陵物必勝而已如此者
 謂之克也箋云女曾任用是惡人使之處位執職事
 惡人卽不良之人音義云培丁薄侯切深也聚斂也
 蓋謂深克腴民之人與毛傳不同段氏玉裁說文解
 字注云培把也史漢皆言培視得鼎師古曰培手把
 土也大雅曾是培克定本培作倍孟子書亦作培克
 趙注但云不良也毛意謂培爲倍之假借字培有聚
 意與桴音義近有深取意則不同桴毛詩釋文云培
 克聚斂也此謂同桴也方言曰培深也郭注云培尅
 深能以深釋培以能釋尅此亦必古說但皆非毛義
 方言培訓深與許說合國語周語云刑不祭伐不祀
 征不享讓不貢注云讓譴責也○注移之至命也○
 正義曰呂氏春秋義賞篇云賞重則民移之高誘注
 云移猶歸也廣雅釋詁云就歸也荀子大略篇云移
 而從所仕楊倞注云移就也是移之卽就之也六師
 本在王畿移而就此是爲移之卽爲就之李太青云
 不朝者三則非方伯連帥能制其命亦非折簡可致

故須以天子六師移之見先王武備之豫紀律之威
兵出於國都而此無徵發之勞威行於侯服而彼無
震驚之患如以物加移之而已作移易者恐非說文
言部云誅討也討治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發
其紛糾而治之曰討秦風傳云蒙討羽也箋云蒙
也討雜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龍伐據鄭所言則
討者亂也治討曰討猶治亂曰亂也論語世叔討論
之馬曰討治也學記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醜或作討
凡言討論探討皆謂理其不齊者而齊之也侯國亂
天子治之故討爲上討下之辭上討下卽上治下禮
記王制云畔者君討是也隱公四年衛人殺州吁于
濮公羊傳云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白虎通誅伐篇
云討猶除也欲言臣當掃除弑君之賊也何氏本之
曲禮馳道不除注云除治也除賊亦治賊也莊公二
十九年左傳云凡師有鐘鼓曰伐杜預春秋釋例云
鳴鐘鼓以聲其過曰伐蓋諸侯奉王命以聲諸侯之
罪旣伐之當必告於王以治之五霸不奉王命而牽
撻諸侯以伐諸侯所以爲三王之罪人撻之爲牽詳
見前五霸不上稟天子之命而以其
命牽引諸侯蓋伐之卽專治之矣

五霸桓公爲盛

葵邱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
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
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
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
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
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
人也注齊桓公五霸之盛者也與諸侯會于葵邱束
縛其牲但加載書不復歃血言畏桓公不敢負也不
得專誅不孝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也不得立
愛妾爲嫡也尊賢養才所以彰明有德之人敬老愛

小恤矜孤寡賓客羈旅勿忘忽也仕爲大臣不得世
官賢臣乃得世祿也官事無攝無曠庶僚也取士必
得賢立之無方也無專殺大夫不得以私怒行誅戮

也無敢違王法而以己曲意設防禁也無過止穀糴
不通鄰國也無以私恩擅有所封賞而不告盟主也

言歸于好無構怨也桓公施此五命而今諸侯皆犯
之故曰罪人也

疏

葵邱之會諸侯○正義曰閻氏若
據釋地續云春秋有二葵邱一齊

地近在臨淄縣西連稱管至父所成者一宋地司馬
彪云陳畱郡外黃縣東有葵邱聚齊桓公會此城中
遠在齊之西南故宰孔稱齊侯西爲此會也全氏祖
望經史問答云葵邱有三其一在齊其一在陳畱之
外黃其一在晉見於水經注然宰孔論桓公之盟以
爲西略則似非陳畱之外黃也答云杜預以爲外黃

亦有以爲汾陰之葵邱者而杜非之以爲若是汾陰則晉乃地主夏會秋盟豈有不預之理杜言亦近是然愚則竊以爲宰孔明言西略而以爲陳畱是仍東略也則宜在汾陰蓋當時之不服桓公者楚而晉實次之周惠王之言可驗也故桓公特爲會於晉地以致之亦霸者之用心也翟氏灝考異云春秋僖公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於葵邱左傳齊侯盟諸侯於葵邱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穀梁傳葵邱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壅泉毋說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國與國事管子大匡篇桓公問管仲何行對曰公內修政而勸民可以信於諸侯矣公許諾乃弛關市之征爲賦祿之制既已管仲請曰問病臣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令傳公曰諾既行之又請曰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諸侯之臣有諫其君而善者以璽問之以信其言公既行之問管仲曰將何行對曰君教諸侯爲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加之政矣公既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對曰君會其君臣父子公曰會之道柰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爲妻毋專殺大臣無國勞無專子祿士庶

人毋專奔妻毋曲隄毋貯粟毋禁材行此卒歲則始
可以罰矣夫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管
仲曰可以加政矣曰從今以往二年適子不聞孝不
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三者無一焉可誅也諸侯
之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可罰也君有過大夫不諫
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桓公受而行之近
侯莫不請事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饗國四十有
二年又霸形篇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而令之曰毋
貯粟毋曲隄毋擅廢適子毋置妾以爲妻按春秋三
傳無如孟子之詳管子大匡雖其文極參錯而事語
實相當其云適子不聞孝者誅卽誅不孝也云君有
善者以幣賀之臣有善者以璽問之卽尊賢育才以
彰有德也云愛其弟敬老國良卽敬老慈幼也云弛
關市之征及問病臣卽無忘賓旅也云爲賦祿之制
卽取士必得也云無國勞毋專子祿卽無有封而不
告也餘如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無專殺大夫無曲
防無遏糴更較然著同文矣其曰旣行之又請云云
又問云云亦與孟子初命至五命相值謹按孟子五
命乃葵邱之會所命次第如此與管子不同○注束

縛至負也。○正義曰：毛氏奇齡經問云：問孟子葵邱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載書謂載其盟書於牲上也。趙岐注有曰：但加載書不復歃血，則既載而又加不其復與？曰：載非加也。載書者，盟載書也。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謂盟有載事因而爲書，其法則殺牲取血坎其牲而加書於上以埋之。故左傳襄十六年伊戾誣太子痤與客盟，謂坎用牲加書是也。穀梁傳云：葵邱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盟天子之禁，此加字並不訓載字，然猶恐相混，不分別。故趙氏云：但加載書則瞭然矣。蓋載書有用牲者，有不

用牲者。襄九年鄭與晉盟，晉士莊子爲載書，荀偃曰：改載書，此用牲者也。若襄十年鄭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則但作書以示諸侯受職聽訟之法。此時未嘗用牲也。又襄二十二年臧武仲據防出奔季孫，召外史掌惡者而問載書之首章，則逐臣示戒常用牲乎？然則用牲曰載，不用牲亦曰載，牲且無有加於何所？故曰：載者事也，非加也。此明著者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襄九年晉士莊子爲載書，杜注：載書盟書也。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注云：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

謂之載書可見載書二字是實字非如今人解以載
爲加趙氏注束縛其牲但加載書不復歃血得之矣
毛氏閻氏二說略同蓋以趙氏但加載書解爲但加
盟書也按趙氏解經之例每以疊字爲訓說文車部
云載乘也淮南子汜論訓云彊弱相乘高誘注云乘
加也是載之訓爲加趙氏疊加載二字卽以加釋載
猶束縛二字卽以縛釋束但加載書謂但加載此
書非謂但加此載書也若載不訓加第是盟書則經
稱束牲盟書爲不解趙氏加字爲無涉於經文矣秋
官司盟掌盟載之法注云載盟辭也四字爲句謂經
言盟載是載此盟辭也非是以盟辭解載字下云盟
者書其辭於策此解盟字則盟字卽孟子此文之書
字下云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
書此解載字書辭於策爲盟卽爲書加載於牲上爲
載書卽爲盟載鄭注甚明賈氏疏云載者正謂以牲
載此盟書於上故謂之載也趙氏此注與穀梁傳同
與鄭氏注亦同毛氏閻氏未識趙氏疊字爲訓之例
亦未識鄭氏注司盟之義而謂趙氏不以載爲加失
之甚矣莊公二十七年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
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注云十三年會北杏十

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櫟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毋九年會葵邱僖公九年傳云葵邱之盟陳牲而不殺注云所謂無敵血之盟鄭君曰盟牲諸侯用牛大夫用豕楊氏疏云衣裳之會皆不敵血而此會獨言之者以此會桓德極盛故詳其事實餘盟亦不敵血耳八年洮會云洮血與鄭伯者彼兵車之會故也徐邈云陳牲者不殺埋之陳示諸侯而已加於牲上者亦謂活牲非死牲此不敵血之事也○注不得專誅至易也○正義曰孔本作得專誅不孝毛氏汲古閣本作不得專誅不孝依毛本則與經文誅不孝似相戾宜孔本是也乃旣云得專誅不孝又云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如當時晉殺其世子申生固以歸胙於公而寘毒也以歸胙寘毒殺卽以不孝誅矣夫已立之世子將廢立之必以不孝爲之罪然則誅不孝無易樹子二事殊相抵牾蓋趙氏以誅不孝無易樹子七字作一句謂子之不孝者當誅但已立爲世子不得以其不孝而專誅而擅易之須公論而後誅之方言云樹楠立也燕之外郊朝鮮洌水之間凡言置立者謂之樹楠僖公三年公羊傳云無易樹

子注云樹立也趙氏與之同不得擅易然則世子誠
不孝亦當白之天下公論誅之無易樹子足無擅易
樹子則誅不孝亦是公誅不孝公誅不孝即是不
得專誅不孝也桓公命諸侯不可云毋專誅不孝亦不
可云毋易不孝之樹子故爲互辭趙氏探其指一云
不得專誅一云不得擅易實能幹旋經文而彌縫其
闕隙也其實能禁當時假不孝之名以擅易樹子也
○注尊賢至之人○正義曰爾雅釋詁云育養也彰
與章同書堯典云平章百姓鄭氏注云章明也○注
敬老至忽也○正義曰賈子道術篇云親愛利子謂
之慈周禮地官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
注云慈幼謂愛幼少也其二曰養老三曰振窮注云
窮者有四曰矜曰寡曰孤曰獨此命言敬老慈幼故
趙氏連類言恤矜孤寡也說文心部云忽忘也○注
仕爲至僚也○正義曰大戴禮千乘篇云凡事尚賢
進能使知事爵不世能官之不愆孔氏廣森補注云
古者有世祿無世位故春秋譏尹氏也大夫不世苟
有能者必官之無失人書皋陶謨云無曠庶官僚亦
官也王肅注云不可不得其人也曠之言空不得其
人則空虚其職論語入佾篇管氏官事不攝包氏注

云禮國君事大官各有入大夫并兼事大而兼攝之則必空曠其事故引書文以明之也○注無敢至禁也○正義曰管子兩言無曲隄然則防即隄也謂曲設隄防以障遏水泉使鄰國受水旱之害趙氏言曲意設防禁則虛指王法而言謂王法所不禁而曲意以禁之是為違王法周禮秋官序官使帥其屬而掌邦禁注云禁所以防姦者也故以防為禁也然隄為防之正訓僖公三年公羊傳云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障谷即曲防也何氏注云無障斷川谷專水利也蓋所以障之者防也僖公九年穀梁傳則云毋壅泉注云專水利以障谷此以公羊傳之障谷解壅泉所以壅之者防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漢賈讓奏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潁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則是河水西抵趙魏隄亦東泛齊矣夫日近起戰國豈非葵邱既會申明天子之禁諸侯猶有所憚而不敢為至七雄地大勢專人人得自為鯨而不難以鄰國為壑也○注無以私至主也○正義曰僖公二年城楚邱左傳云諸侯城

楚邱而封衛焉公羊傳云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此言不得專封謂不待天子之命而桓公自封之此五命之告若指告天子則桓公封衛轉是自犯其禁矣故趙氏以爲不告盟主此五霸之盛亦卽五霸所以爲三王之罪人也其後十四年城緣陵以遷杞宣公十一年楚莊王封陳皆自以爲盟主得專封也衛杞陳皆亡滅而復封存亡繼絕卽示私恩其成公十八年伐宋彭城公羊傳云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楚已取之矣曷爲繫之宋不與諸侯專封也昭公四年公羊傳云慶封之吳吳封之於防然則曷爲不年公羊傳云慶封之吳吳封之於防然則曷爲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襄公二十八年左傳云使屈申封奔吳吳句餘子之朱方昭公四年左傳云使屈申圍朱方注云朱方吳邑齊慶封所封也然則防卽朱方徐氏公羊傳疏云慶封往前已封於防爲小國楚取宋邑封魚石吳以己邑封慶封與齊桓封衛楚莊封陳異而同爲以私恩擅封故公羊傳於楚邱緣陵彭城無曲防三句以周禮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分配之曰以喪禮哀死亡卽有封必告也封必告

死葬相助也。又曰：封與窆同窆，悲驗切。葬下棺也。禮記：縣棺而封。是凡諸侯告薨，則同盟皆弔。五月而葬，則同盟皆會。此獨言葬者，葬則有賵，有賵有綖。春秋：天王葬且，不會。如武氏子來求賵之類。友邦可知矣。無不告者，告則會也。封建大事，豈贅之末簡無不者甚多之辭。命與恤災同，其爲死葬甚明也。余謂左傳：諸侯城楚邱而封衛焉。國語：翟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何嘗無封國第少耳。無不者甚多之辭。妙蓋三者皆屬交鄰國之事。無尊王在內，解自勝。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

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注**：君有惡命，臣長大而宜之，其罪

在不能距逆君命，故曰：小也。逢迎也。君之惡心未發，

臣以諂媚逢迎而導君爲非，故曰：罪大。今諸侯之大

夫皆逢君之惡，故曰：罪人也。**疏**

注：君有至小也。正義曰：君有惡命，卽上

云犯此五禁者也音義云長張丈切丁又如字兩讀
皆有大義呂氏春秋本珠篇云長澤之卵高誘注云
長澤大澤此長如字也論大篇云萬夫之長高誘注
云長大也此長張丈切也長通張詩大雅韓奕孔修
且張傳云張大也禮記樂記云長言之也注云長言
之引其聲也國語周語云宣所以施教也謂張施其
命而徧布之故以大趙氏蓋讀長如字而爲張大之
命則不收施行於外趙氏蓋讀長如字而爲張大之
義也注逢迎至罪大○正義曰方言云逢逆迎也
自關而東曰逆自關而西或曰迎或曰逢趙氏所本
也荀子修身篇云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謂莊子漁父
篇云希意道言謂之謂鬼谷子權篇云詔先意承欲
者也謂古詔字君心之惡未發而臣先其意導之所
爲以不善先人也所謂希意道言也襄公三年左傳
云稱其讐不爲詔注云詔媚也君先有意而臣張布
之是順從也君未有有意而臣先導之是迎合也故以
迎訓逢又以詔媚申明之

章指言王道寢衰轉爲罪人孟子傷之是以博思古

法匡時君也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注慎子善用兵者不教民以仁義而用之戰鬪是使民有殃禍也堯舜之世皆行仁義故好戰殃民者不能自容也就使慎子能爲魯一戰取齊南陽之地且猶不可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疏注

子善用兵者○正義曰荀子解蔽篇云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天論篇云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非十
二子篇云尙法而無法下修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上
下則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及綢察之則惘然無
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
成理足以欺惑愚蒙是慎到田駢也莊子天下篇云

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
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又云慎
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史記
孟子列傳云自騁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
到環淵接子田駢騁爽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
于世主慎到趙人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片其指
意故慎到著十二論徐廣云今慎子張守節正義云
慎子十卷在法家則戰國時處士漢書藝文志法家
老流有慎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韓申韓稱之到與
孟子同時此慎子宜卽是到乃史但言其學黃老爲
法家者流不當使爲將軍故趙氏不以爲到而以爲
使爲將軍則以爲善用兵者耳○注是使民有殃禍
也○正義曰說苑君道篇云殃者禍之先者也○注
就使至陽也○正義曰山南曰陽僖公二十八年穀
梁傳文閭氏若璩釋地云左傳晉於是始啟南陽杜
注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余謂卽今太行山之南
河內濟源修武溫縣地孟子遂有南陽趙注山南曰
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余謂史稱泰山之陽則魯
其陰則齊南陽屬齊必齊之地深插入魯界中者魯
故欲一戰有之二南陽所指各不同全氏和望經史

問答云問遂有南陽按晉之南陽易曉而齊之南陽
僅一見於公羊傳所云高子將南陽之甲以城魯一
見於國策所云楚攻南陽閻百詩以爲泰山之陽本
是魯地特久爲齊奪者似得之而先生以爲南陽卽
汝陽其說果何所據答云此以漢地志及水經合之
左傳便自了然蓋山南曰陽是南陽所以得名也水
北曰陽是汝陽所以得名也春秋之世齊魯所爭莫
如南陽隱桓之世以許田易泰山之祔是南陽尚屬
魯及莊公之末則己似失之故高子將南陽之甲以
城魯然僖公猶以汝陽之田賜季友則尙未盡失而
魯頌之祝之以居嘗與許嘗亦南陽之境蓋大半入
齊矣自成公以後則盡失之蓋汝水出泰山郡之萊
蕪縣西南過贏縣桓三年公會齊侯於贏者也又西
南過牟縣牟故魯之附庸也又東南流逕泰山又東
南流逕龜陰之田卽左氏定十年齊所歸也又東南
流逕明堂又西南流逕徠山又南流逕陽關卽左
氏襄十七年逆臧孫之地又南逕龍鄉卽左氏成二年齊
侯亂龍者也又南逕梁父縣之菟裘城左氏隱十一
年所營也又西南過剛縣漢之剛乃春秋之闚其西

有則汶陽之田又西南則棘左氏成三年所圍也又西南爲遂左氏莊十三年齊所滅也又西南爲下謹左氏桓三年齊侯送姜氏之地又西南爲郕則叔孫氏邑又西南爲平陸按左氏鄆謹龜陰陽關皆齊魯接壤地通而言之皆汶陽之田而皆在泰山之西南汶水之北則汶陽非卽南陽乎故慎子欲爭南陽亦志在復故土孟子則責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其所不識也

注

滑釐慎子名不悅故曰我所不知此言

何謂也

疏

注滑釐慎子名。正義曰趙氏以慎子自稱滑釐不識則滑釐是慎子之名慎子自

滑釐故不以爲到也按釐與來通詩周頌思文貽我來牟漢書劉向傳作貽我釐麋是也爾雅釋詁云到至也禮記樂記云物至知知注云至來也到與來爲義同然則慎子名滑釐其字爲到與與墨子之徒禽滑釐同名或以慎子卽禽滑釐或以慎子曰吾明告師事禽滑釐稱其師滑釐不識皆非是

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

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注

孟子子見慎子不悅故曰明告子天子諸

侯地制如是諸侯當來朝聘故言守宗廟典籍謂先祖常籍法度之文也周公太公地尙不能滿百里儉而不足也後世兼侵小國今魯乃五百里矣有王者作若文王武王者子以爲魯在所損之中邪在所益

之中也言其必見損也但取彼與此爲無傷害仁者

尙不肯爲沉戰鬪殺人以求廣土地乎

疏

注諸侯至文也○正

義曰上言不足以待諸侯謂朝覲聘問備其燕享賜予之禮故此宗廟典籍趙氏卽舉諸侯朝聘言也其實天子諸侯所用多矣不止是也爾雅釋詁云典常也故以典籍爲常籍說文竹部云籍簿書也周禮秋官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注云禮籍名位尊卑之書孫炎注爾雅云典禮之常也國語周語云省其典圖形注云典禮也儀禮士昏禮云吾子順先典注云典法也然則典籍卽禮籍禮籍爲名位尊卑之書卽是法度之文典籍受之天子傳自先祖藏諸宗廟宗廟之典籍卽先祖之典籍也以先祖爲宗廟猶後世稱先君爲某廟也說文丁部云莊都說典大冊也則典籍猶言冊籍○注周公至損也○正義曰說文人部云儉約也淮南子主術訓所守甚約高誘注云約少也趙氏以儉爲少故以爲不能滿毛氏奇齡四書臆言云孟子天子之地方千里諸侯皆方百里其地字王制改作田字田卽地也但地有山林川澤

城郭宮室陂池涂巷種種而田則無有故田較之地則每里減三分之一是地有千里者田未必有千里矣既云班祿祿出於田當紀實數焉得以三分減一之地而強名千里漢後儒者所以不能無紛紛也不知孟子所云地字亦只是田字魯欲使慎子爲將軍章周公之封於魯也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又曰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則較量千百惟恐不足當必是實數可知而按其上文仍是地字固知地卽田耳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云伯禽初封曲阜漢書地理志云成王以少皞之墟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今爲山東兗州府曲阜縣後益封奄隱二年人極十年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郕辛巳取防僖十七年滅項三十三年伐邾取訾婁文十年伐邾取須句宣四年伐莒取向宣九年取根牟十年伐邾取繹成六年取郕襄十三年取郕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邱來奔昭元年伐莒取郕四年取郕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十年伐莒取郕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哀二年伐邾取鄆東田及沂西田三年城啟陽哀十七年趙使后庸來言邾田二月盟於平陽平陽在兗州府鄆縣西南本邾邑爲魯

所取魯在春秋實兼九國之地極頂鄆郛則平魯所
取也向須句鄆郛則邾莒滅之而魯從而有之者也
余讀隱五年公矢魚于棠傳曰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哀十四年西狩獲麟歐陽子曰西狩言遠也余往來
京師親至兗州魚臺縣訪隱公觀魚處詢之士人云
距曲阜不二百里又北至汶上爲齊魯接界俱計日
可到其西南則宋鄭衛及邾莒杞鄆諸國地大牙相
錯時吞滅弱小以自附益所益之鄭防取之宋須句
取之邾向鄆取之莒而邾則空其國都致邾衆退保
嶧山與莒爭鄆無休日逮晉文分曹地則有東昌府
濮州西南而越旣滅吳與魯泗東方百里地界稍稍擴矣

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注

言君子事君之法牽引其

君以當正道者仁也志仁而已欲使慎子輔君以仁

疏

注牽引其君○正義曰說文牛
部云牽引前也是引卽牽也

章指言招攜懷遠貴以德禮及其用兵廟勝爲上戰

勝爲下明賤戰也

疏

招攜至戰也。正義曰僖公七年左傳云招攜以禮懷遠以德

德禮不易無人不懷注云攜離也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作義勝爲上古本義作廟孔韓同按管子霸形篇霸王之形德義勝之智謀勝之兵戰勝之孫子云夫未戰而廟勝者得算之多者也二字俱有所本從義爲長漢書趙充國奏畱田便宜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

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注

辟土地侵鄰國也

充府庫重賦斂也今之所謂良臣者於古之法爲民

賊傷民故謂之賊也

疏

注傷民故謂之賊也。正義曰荀子脩身篇云害良曰賊

楚辭沈江云覽私微之所傷注云傷害也傷民卽害良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

求富之是富桀也

注

爲惡君聚斂以富之爲富桀也

謂若夏桀也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

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注

連諸侯以戰求必勝也君不

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

注

說與上

同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

也

注

今之道非善道今之世俗漸惡久矣若不變更

雖得天下之政而治之不能自安一朝之間居其位

也

疏

注今之至位也○正義曰道爲道德之道上云

之行國語周語云由是第之章昭注云由從也一人

行之人人從之則爲俗廣雅釋詁云漸漬也謂漬染

而成惡俗也太元元衝云更變而共笑是變爲更改

謂更改其害良而志於仁也禮記樂記云居吾語汝

注云居猶安坐也不能一朝居卽是不能一朝安謂

其危亡之速也陳氏說書云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

孟子五事卷二十一
何也其國雖富強而民心先已
失孟子之言至於秦而驗矣

章指言善爲國者以藏於民賊民以往其餘何觀變

俗移風非樂不化以亂濟民不知其善也疏變俗移

不化○正義曰孝經廣要道第

十一云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注白圭周人也節以貨

殖欲省賦利民使二十而稅一疏注白圭至稅一○

列傳云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
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
嗜欲節衣服與川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擊鳥
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
鞅行法是也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趙氏以孟子白
圭卽北人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史記貨殖傳此一
白圭也圭其名孟子白圭此一白圭也其名丹圭則
字爾先後殊不同時趙氏傳會爲一人吾嘗斷之曰

此兩人也韓非書白圭相魏鄒陽書白圭戰亡六城
爲魏取中山又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
文侯投以夜光之璧魏拔中山在文侯十七年癸酉
下逮孟子乙酉至梁凡七十三年縱存尙能爲國策
隄防治水害乎毛氏奇齡說與閻氏同全氏祖望經
史問答云宋人鮑彪已嘗言之但魏人當昭王時是
孟子之後輩見國策不知潛邱何以不引及鮑彪謂
當是孟子所稱者周氏廣業孟子時地出處考云閻
百詩毛初晴並言有兩白圭今考韓非子有云白圭
之行隄也塞其穴故無水難呂氏春秋載白圭與惠
施析辯二條新序有孟嘗君問白圭之文則其爲別
一人似無可疑乃史又稱白圭自言吾治生產猶商
鞅行法則正與孟子同時觀國策昭王時白圭始見
而拔中山者言樂羊不言白圭史及鄒陽之說又恐
誤以武侯爲文侯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

則可乎

注

貉夷貉之人在荒服者也貉之稅二十而

取一萬家之國使一人陶瓦器則可乎以此喻白圭

所言也

疏

注貉夷至服者也。○正義曰說文豸部云貉北方貉豸種也。周禮夏官職方氏辨其

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鄭司農云北方曰貉狄書禹貢云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胡氏渭禹貢錐指云單言蠻則爲四裔之通稱蠻在荒服知貉卽在荒服也。○注使一人陶瓦器則可乎。○正義曰考工記云搏埴之工二陶旒注云搏之言拍也埴黏土也呂氏春秋慎人篇云陶於河濱高誘注

云陶作瓦器

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注

白圭曰一人

陶則瓦器不足以供萬室之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

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

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注

貉在北方

其氣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獨生之也無中國之禮

如此之用故可二十取一而足也

疏

注貉在至之也。○正義曰作氏

瑤田通藝錄九穀考云黍之不黏者其熟最疾播在黏者之後穫在黏者之前孟子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以貉地生物之氣時日最短故必中土熟之最疾者播乃有秋然則孟子之所謂黍蓋黍之不黏者所謂稷也後漢書烏桓列傳其土地宜稷三國志烏丸傳注引王沈魏書烏丸地宜青稷唐書北狄傳奚稼多稷奚卽烏桓也烏桓地東連鮮卑其西爲匈奴又西爲烏孫匈奴烏孫當中土之正北地極寒漢書匈奴傳云居於北邊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雖於屠貳師之年云年稼不熟顏師古曰以爲亦種黍稷實則以畜牧爲事故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耳又按匈奴傳孝文帝時以匈奴處北殺氣早降詔遺單于秣蘖金帛綿絮武帝時單于遺書欲取稷米五千斛亦可見其不事農業卽黍稷亦未必能生矣烏桓諸國在匈奴東地氣稍暖故能生稷吾疑其地殆卽孟子所謂貉與且貉亦非盡不生五穀者也貉之地甚廣也周官職方氏所掌有九貉鄭志答趙商問云在東方漢書高帝紀有北貉而戰國策蘇秦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地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又可見貉地亘秦之北皆是矣謂可致其物以爲用其非

以貉爲界又可知後漢書句驪亦名貉耳是貉之一
國亦必非不生五穀之貉也又載諸國在鮮卑東者
皆言其宜五穀然則五穀不生之貉居貉耳鮮卑之
西北所謂烏桓宜稼多稼之地無疑矣說文黍
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孔子曰黍可
爲酒禾入水也糜稌也稌糜也按說文以禾況黍謂
黍爲禾屬而黏者非謂禾爲黍屬而不黏者也是故
禾屬之黏者黍則禾屬而不黏者糜對文異散文則
通稱經傳中見黑黍白黍黃黍赤黍不見黑糜白糜
黃糜赤糜以是知散文通稱黍也飯用米之不黏者
黏者釀酒及爲餌餼醯粥之屬故籩簋實糜爲之以
供祭祀故又異其名曰稌黍之不黏者獨有異名祭
尚黍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
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
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注今之居中國當行禮義而欲效夷貉無人倫之叙

無君子之道豈可哉陶器者少尙不可以爲國況無
君子之道乎堯舜以來什一而稅足以行禮故以此
爲道今欲輕之二十稅一者夷貉爲大貉子爲小貉
也欲重之過什一則夏桀爲大桀子爲小桀也

疏

注無

君子之道。正義曰趙氏以去人倫無君子爲一事
去人倫則舉國不知禮義皆小人而無君子矣故言
無君子之道謂無君子者無君子之道也近時通解
以君子卽指百官有司。注堯舜至桀也。正義曰
宣公十五年公羊傳云古者什一而籍古者曷爲什
一而籍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
寡乎什一大貉小貉注云蠻貉無社稷宗廟百官制
度之費稅薄何氏本孟子注公羊傳趙氏卽本公羊
傳注孟子徐氏疏云夏桀無道重賦於人今過什一
與之相似若十取四五則爲桀之大貪若取二三則
爲桀之小貪若十四五乃取其一則爲大貉行若十
二十三乃取一則爲小貉行徐氏解大小不取趙氏

尚書大傳說多方云古者十稅一多於十稅一謂之
之大桀小桀少於十稅一謂之大貉小貉王者十一
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惟有胥賦小大多政貉
與貉字通伏氏以小桀大桀小貉大貉明多方小大
二字政者正也尚書今作正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
云胥謂繇役繇役亦賦也故曰胥賦蓋胥賦卽稅正
卽謂什一中正謂胥賦之輕重一本於中正小之不
致爲小桀小貉大之不致爲大桀大貉徐氏解公羊
傳義與此同

章指言先王典禮萬世可遵什一供貢下富上尊裔

土簡惰二十而稅貉道有然不足爲貴圭欲法之孟

子斥之以王制也

疏

什一供貢下富上尊○正義曰
二句見漢書叙傳述食貨志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注

丹名圭字也當諸侯時

有小水白圭爲治除之因自謂過禹也

疏

注丹名至
除之○正

正曰說文丹部云丹巴越之赤石也說苑修文篇云圭者玉也考工記匠人注云圭之言瑋潔也潔者潔白也玉之白者爲圭石之赤者爲丹赤熾盛而以潔白消之此名字所以取與韓非子喻老篇云千丈之隄以蠅蟻之穴潰故曰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是以白圭無水難此白圭治除小水之證也孟子

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注

子之所言過矣禹除

中國之害以四海爲溝壑以受其害水故後世賴之

今子除水近注之鄰國觸於洚水之名仁人惡爲之

自以爲愈於禹子亦過甚矣

疏

注禹除至甚矣。正義曰水之道猶云水

之路謂水所行之路而禹順導之耳說文谷部云穀溝也讀若郝壑或從土是壑卽溝也害水猶云災水

觸卽觸類之觸不使水歸四海而歸鄰國則非水之道非水之道則水不順行而逆行矣逆之爲澤猶逆之爲逢見其逆行觸類而長之卽是禹時之洪水禹治洪水使不爲後世害圭放洪水使爲鄰國害圭且爲仁人所惡矣悖乎禹豈愈於禹與

章指言君子除害普爲人也白圭壑鄰亦以狹矣是

故賢者志其大者遠者也

疏是故賢者志其大者遠者也○正義曰本襄公

三十一年左傳子皮語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注

亮信也易曰君子履信思

順若爲君子之道舍信將安執之

疏

注亮信至執之○正義曰亮信

也爾雅釋詁文與諒同說文言部云諒信也諒卽亮也引易者繫辭上傳云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尙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引此以見君子之道不外乎信故爲君子之道舍此
烏執乎趙氏以安訓惡音義云惡音烏是也何異孫
十一經問對云問此惡字作平聲還作去聲對曰亮
與諒同孔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哉又曰君子
貞而不諒諒者信而不通之謂君子所以不亮者非
惡乎信惡乎執也故孟子又曰所惡執一者爲其賊
道也

章指言論語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重信之至

也

疏論語至至也。正義曰所引在論語顏淵第十

二集解引孔氏曰死者古今常道也人皆有之
治邦不可失信也乃論語又云好信不好學其蔽也
賊蓋好信不好學則執一而不知變通遂至於賊道
君子貞而不諒正恐其執一而蔽於賊也友諒兼友
多聞多聞由於好學則不至於賊又云言必信行必
然小人哉孟子此章正
發明孔子不諒之指也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

注

樂正子克也魯君欲使之執政

於國

疏

注樂正子克也。正義曰文選褚淵碑文云孟軻致欣於樂正注引劉熙曰樂正姓也子

通稱也

名尅

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注

喜其人道徳得

齊爲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

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

注

丑問樂正子有此三問

之所能乎孟子皆曰否不能有此也

疏

注丑問至能

強猶果有知慮猶達多聞識猶藝孔子稱此三者於從政乎何有從政宜才執政宜德此章亦與論語互發然則奚爲喜而不寐

注

丑問無此三者何爲喜而

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

注

孟子言樂正子之爲人也

能好善故爲之喜好善足乎

注

丑問人但好善足以

治國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

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旣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

注

孟子曰好善樂聞善言是采用之

也以此治天下可以優之虞舜是也何況於魯不能治乎人誠好善四海之士皆輕行千里以善來告之誠不好善則其人將曰訑訑賤他人之言訑訑者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訑訑之人發聲音見顏色人皆知其不欲受善言也道術之士聞之止於千里之外而不來也

疏

注好善至治乎。正義曰優卽足也。乃足則僅足而已優則饒裕有餘矣。

禮記中庸篇云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孟子亦云舍己從人樂取於人

以爲善是舜樂聞善言而采用之也舜以此治天下而有餘克以此治魯國豈不足乎章指言好善從人聖人一概與此相發明○注誠不好善至來也○正義曰音義出詭詭云張吐禾切云蓋言辭不正欺罔於人自誇大之貌丁云此字音他又達可切說文云欺也字作詭者音怡詭詭自足其智不者善言之貌今諸本皆作詭即不合注意當借讀爲詭音怡阮氏元按勘記云詭詭字作詭者今諸本皆作詭按說文作詭方言作詭皆訓欺孟子是此字注白足其智不者善言義之引伸丁張音義皆確自詭詭詭乃別爲音而孫氏又爲曲說不可從謹按說文言部云詭沈州謂欺曰詭從言它聲一切經音義引纂文云兗州人以相欺爲詭人音湯和反詭避也詭即詭詭即詭詭爲詭之俗詭爲詭之通也戰國策燕策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詭者言也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美又云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惟詭者耳觀代之言詭爲欺設不實明矣男女未必誠美而媒者諛以爲美此詭也欺也已本無所知而以爲予既已知之亦詭也欺也詭詭既爲自足其智不者善言之

貌則曰訑訑者不得爲不好善者之言上云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云云此云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將曰之將與將輕之將同人見此不好善之人而狀其貌曰訑訑又述其言曰予既已知之矣旣猶盡也予盡知之謂人之言不足以益之是賤人之言也趙氏云其人謂與相親近之人惟與相親近故見其聲音笑貌如此賤他人之言解予旣已知之也訑訑是見顏色予旣已知之是發聲音人狀其貌述其言如是是人皆知其不欲受善言也人皆知其不欲受善言是不獨道術之士而道術之士聞人言如此豈肯至乎是其訑訑之聲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音顏色有以拒止之也

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注

懷善言之士止於千里之外不肯就之則邪惡順意

之人至矣與邪惡居欲使國治豈可得乎

疏

注則邪惡順意

之人至矣○正義曰莊子漁父篇云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惡謂之讒呂氏春

秋貴因篇云讒慝勝良高誘注云讒邪也此趙氏以邪釋讒也荀子修身篇云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不善卽惡也此趙氏以惡釋諂也說苑臣術篇云從命病君謂之諛此趙氏以順意諂也說文言部云諛諛也謂諛也諂諂或從召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諛者所以爲諂諂者未有不諛按諛但順意而已長君之惡也諂則道之爲不善逢君之惡也讒則因道之爲不善而除去不便己意之人讒因於諂諂因於訑訑不好善也

章指言好善從人聖人一概禹聞讜言答之而拜訑

訑吐之善人亦逝善去惡來道若合符詩曰雨雪漙

漙見覲聿消此之謂也

疏

詩曰至謂也○正義曰引詩小雅角弓之篇序云刺

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漢書劉向上封事云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詩云雨雪漙漙見覲曰消趙氏本諸此也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

注

陳臻問古之君子得何

禮可以仕也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注

所去就謂下事也禮者接之以禮也貌者顏色和

順有樂賢之容禮衰不敬也貌衰不悅也其下者困而不能與之祿則當去矜其困而周之苟免死而已

此三就三去之道窮餓而去不疑也故不言去免死而畱爲死故也權時之宜嫌其疑也故載之也

周之

至己矣○正義曰音義云周與賙同救贍也翟氏瀾考異云柳柳州集上李中丞啓曰孟子書言諸侯之士曰使之窮於吾地則賙之賙之亦可受也用賙字按大之既不能行道又不能從其言所以不去者飢餓不能去也受其所問卽是就云可受亦就之可者也但免死而已既不死可以出門戶則仍去故云權時之宜顧氏炎武曰知錄云免死而已矣則亦不久而去矣故曰所去三

章指言仕雖正道亦有量宜聽言爲上禮貌次之困而免死斯爲下矣備此三科亦無疑也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

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注舜耕歷山三十徵庸傳說築傅巖武丁舉以爲相膠鬲殷之賢臣遭紂之亂隱遁爲商文王於鬻販魚鹽之中得其人舉之以爲臣也士獄官也管仲自魯囚執於士官桓公舉以爲相國孫叔敖隱處耕於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爲令尹百里奚亡虞適秦隱於都市繆公舉之於市而以爲相也言天將降下大事以仕聖賢必先勤勞其身餓其體而瘠其膚使其身乏資絕糧所行不從拂戾而亂

之者所以動驚其心堅忍其性使不違仁困而知勤

會益其素所不能行

疏

注舜耕至徵庸○正義曰見書堯典及史記五帝本紀○

注傳說至爲相○正義曰書序云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馬融注云高宗始命爲傅氏鄭氏注云得諸傅巖最高宗因以傅命說爲氏史記殷本紀云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徐廣曰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張守節正義云地理志云傅險卽傅說版築之處所隱之處窟名聖人窟在今陝州河北七里卽虞國號國之界按墨子尚賢篇云昔者傅說居北海之州園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爲三公墨子尸子皆周時人其言傅巖在北海當有所據閭氏若璩釋地云傅氏之巖在虞虢之間今平陸縣東三十五里是俗名聖人窟爲說所備隱止息處非於此築也巖東北十餘里卽左

傳之顛軫阪有東西絕澗左右兩空窮深地壑中則
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爲軫橋也說身負版築
爲人所執役正於此地至今澗猶呼沙澗水去傳巖
一十五里墨子尸子並以傳巖在北海洲者大非閭
氏本張守節之說其云顛軫阪云則水經注文也
然後世之地附會古人之迹甚多墨子以爲築城稱
其庸築則但傭工爲人版築史記言胥靡晉灼漢書
注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漢書賈
誼傳服賦云傳說胥靡迺相武丁張晏曰胥靡刑名
也傳說被刑築於傳巖武丁以爲己相然則說之版
築由於被刑矣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荀子非相篇
云傳說之狀身如植鰭楊倞注云植立也如魚之立
然則說形本自有異故可以形求也。注膠鬲至臣
也。正義曰膠鬲事詳見公孫丑上篇魚鹽則別無
可證趙氏佑溫故錄云古者諸侯歲貢士於天子文
王之舉膠鬲乃進之於紂與伊尹五就桀爲湯進之
桀不復進用至五者同故得與微箕並稱紂輔相而
注言文王舉之以爲臣背矣紂猶知用膠鬲而仍與
不用同此紂之終於亡也然久而後失之則鬲之功
亦不細歟雖不得如傳說諸人發名成業之盛而同

謂之天降大任。迨後殷命再黜。鬲之去從顯晦。迄無
可見。亦足慨矣。注。士獄至相國。正義曰。書堯典
云。汝作士。史記集解引馬氏注云。士獄官之長。周禮
地官大司徒云。其附於刑者。歸於士。注云。士謂主斷
刑之官。莊公九年左傳云。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
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
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
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綏使相可也。公從之。此
舉於士之事也。注。孫叔敖隱處耕於海濱。楚莊王舉
璩釋地云。趙氏注。孫叔敖隱處耕於海濱。楚莊王舉
之以爲令尹。此亦是隨文解之事實。無所徵。莊王時
楚南境東。境去海尚遠。而史記稱孫叔敖楚之處士。
荀子呂氏春秋並以爲期思之鄙人。期思故城在今
固始縣西北七十里。固始本寢邱。卽莊王感優孟之
言。以封其子者。傳十世不絕。其得爲令尹也。史記說
苑列女傳謂進自虞邱子呂氏。春秋謂沈尹筮力新
序謂楚有善相人者。招聘之。皆無起家海濱說。蓋孟
子所據之書籍。今不可考矣。又考孫叔敖卽宣十一
年令尹蔣艾獵。乃蔣賈之子。賈字伯贏。宣四年官司
馬。爲子越椒所惡。因而殺之。意者子遂式微竄處海

濱不七八年莊知其賢擢爲令尹與但薦賈乃遣呂臣之子呂臣繼子玉官令尹出自公族自應爲楚守人何得遠在期思之鄙意者叔敖子實不才徒世守封土莫顯於朝後人遂以其子孫之占籍上繫諸先人與毛氏奇齡經問云張燧問孫叔敖舉於海淮安閻氏謂孫叔敖卽宣十一年楚令尹薳艾獵此可信與曰孫叔敖自是處士凡荀子呂覽史記以及劉向之說苑新序列女傳皆明載其人趙岐舊注原是有據以愚考之則實楚之蓼國人及楚莊滅蓼而後薦而舉用之史記孫叔敖傳謂叔敖楚之處士虞邱相薦於王而代爲楚相未審爲何所人也惟荀子呂覽皆有孫叔敖爲期思之鄙人語考期思本蓼國地卽春秋之寢邱也漢名寢縣東漢名固始楚子於宣八年滅蓼而宣十二年卽有孫叔敖之名見於策書則以蓼名期思必蓼滅而後期思之鄙人始得用虞邱之薦而舉爲令尹此固按之春秋互證之他書而顯有然者況史記滑稽傳又云叔敖死其子窮困負薪莊王聽優孟之言封其子於寢邱其封寢邱者亦正以寢邱卽期思本叔敖故居因封之則是所居所封皆蓼國其爲蓼人無疑也若云楚公族則公族世爵

未有身爲令尹而其子負薪者又未有止封以地而
不卽予以爵者此其誤始於服虔杜預之注左傳而
孔氏正義不能辨正左傳宣十一年有令尹蔣艾獵
城沂事其明年晉楚戰於郟又有令尹孫叔敖不欲
戰而楚王命之戰事以爲兩年相距不甚遠而止此
令尹必屬一人而不知隔歲易官在列國多有之況
左氏行文必名字兼稱旣曰令尹孫叔敖不欲又曰
若事得捷則孫叔敖爲無謀矣則一稱敖名一稱叔字
是必氏孫字叔而敖其名與蔣賈之子明屬兩人其
所大誤者則以戰郟時隨武子稱有蔣敖而杜氏以
爲卽兼稱也武子以爲楚雖與戰其平時討鄭入鄭
軍政秩然且以爲蔣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云云此
言平時也其時蔣敖不在軍也杜氏旣疑令尹屬一
人而蔣敖一名則又氏本蔣獵而名近孫疑令尹屬一
人而兼稱者遂公然以叔敖當之殊不知一軍之中
叔敖旣帥師又使叔敖典軍制勢必不能此蔣敖是
宰楚制有令尹大宰二官令尹極尊太宰極卑策書
太宰伯州犂是也孫叔令尹豈得與蔣敖太宰合作
一人侍人賈舉非死者賈舉名雖連稱人實有兩也
襄十五年蔣子馮爲司馬此蔣艾獵之子也世本亦

不識叔敖出處然不敢謂叔敖艾獵是一人但爲艾獵者叔敖之兄故其注爲子馮則曰叔敖從子今杜氏謂艾獵與叔敖一人則爲子馮爲艾獵子卽叔敖子矣乃其注是傳亦曰叔敖從子則何說焉閻氏謂爲賈官司馬時爲子越椒所殺故其子叔敖竄處海濱則又不然矣宣四年爲賈爲丁正與鬬椒共譖殺令尹鬬般而椒爲令尹賈爲司馬旣而椒復惡賈囚賈而殺之因之攻王王遂滅鬬氏是賈以怨殺並非國法且王滅鬬氏隨取殺賈者而盡滅之有何嫌患而竄處遠地至於式微然則其曰舉於海何居曰此正所謂期思之鄙人也蓼本楚外國而期思又當淮西之地淮水經期思之北而東注於海禹貢淮與海並稱地志淮康與海康並稱居淮之濱卽居海之濱以淮通於海也是以從來稱淮地多稱海疆如魯詩來淮夷則曰遂荒大東至於海邦江漢伐淮夷則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蓋海不必在波濤間矣況國語於吳曰奄有東海於越曰濱於東海之陂而蓼介楚外原屬吳越春秋楚子滅蓼時有云及滑汭盟吳越而還則正以期思以東皆在吳越屬國中也吳越名海則期思亦海矣要之孟子當不謬耳周氏柄中

辨正云叔敖避仇遠竄此情事所或有閻說近之傷
二十四年傳凡蔣邢毛胙祭杜注蔣在弋陽期思縣
水經注期思縣故蔣國周公之後楚滅之然則非蔣
國也文五年傳楚滅蔣杜注蔣今安豐縣然則非
期思也判然二地毛說非是按毛氏四書改錯云孫
叔蔣之期思人其地與蔣近又云蔣蔣楚外國期思
之爲蔣地毛氏固已自知自改正矣盧氏文昭鍾山
札記云毛檢討作經問及四書索解力辨叔敖非楚
公族並非蔣氏乃蔣國期思之處士余按宣十一年
楚令尹蔣艾獵城沂杜注云孫叔敖也十二年鄭之
戰隨武子云蔣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云
云又云令尹孫叔敖弗欲戰南轅反旆又云王告令
尹改乘轅而北之軍事以車爲重而令尹實主之則
士會所稱蔣敖非卽叔敖乎則其爲一人爲蔣氏實
無可疑高誘注呂氏春秋情欲篇知分篇皆云叔敖
遠賈之子遠卽蔣也服虔注左傳云艾獵蔣賈之子
孫叔敖也杜氏從之總之左氏爲蔣一言可爲蔣氏
之確證與其信諸子也不如信傳孫氏星衍孫叔敖
名字考云蔣敖字孫叔古人名與字配孫當讀爲遜
與放相輔也左傳宣十二年晉隨武子曰蔣敖爲宰

擇楚國之令典下云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
欲加字於名上猶稱孔父嘉之例下文參曰孫叔爲
無謀矣下文又云孫叔曰進之可證孫叔爲敖之字
孔穎達引世本艾獵爲叔敖之兄高誘注呂氏春秋
云孫叔敖楚大夫薦賈之子是也薦賈蓋有二子一
薦艾獵一薦敖字孫叔敖既稱叔宜尚有兄矣服虔
杜預以薦敖薦艾獵爲一人與世本異敖字孫叔既
兩見傳文何得又名艾獵以此知世本之說最古可
從牟漢碑以爲名饒饒與敖音相近當據古書有作
孫叔饒者而言碑云字叔敖則誤謹按古人事迹非
可臆斷右諸說各有所是故備錄之乃孟子言舉古
海則與期思之鄙人近毛氏之說未可非也○注百
里至相也○正義曰奚事詳見萬章上篇周氏柄中
辨正云毛大可云食牛養牲在田宅而不在市以市
宜販畜不宜牧畜也舉市與史記贖奚正相合按字
書市訓買贖亦訓買故市貨稱贖貨舉於市猶三壘
於贖買間也按毛氏信秦本紀贖奚之說不信商書
傳舉之牛口之下之說故以市爲贖買大抵養牲販
賣初非二事說苑秦穆公使賈人載鹽賈人以五羊
皮買奚使將鹽車往穆公視鹽見牛肥曰任重道遠

而牛肥何也。奚對曰：食之以時，使之不暴，有險先之以身。穆公知其賢，以爲上卿。然則百里奚爲人養牲，卽爲人販賣，以養牲，言則曰舉於市，非有二也。謹按：毛氏訓市爲買與閭氏說同，是也。周氏以爲販牲於市，固爲臆說。說苑言賈人以五羊皮買奚，因以說秦穆公。此正好事者所造，自鬻於秦，以干秦穆公事也。孟子所斥之矣。閻氏說已見前。○注言天至能行。○正義曰：爾雅釋言云：降下也。釋詁云：勞勤也。文選東京賦：與徒不勞，薛綜注云：勞苦也。趙氏以苦卽是勞，以勤釋勞，卽釋苦。內而心志外而筋骨，皆統之以身故，以勤勞其身，解苦其心志。二句也。餓則羸瘠，餓其身，體則瘠形於肌膚。矣。呂氏春秋季春紀云：振乏絕，高誘注云：行而無資，謂之乏。曰：乏，周禮地官遺人疏引書傳云：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後漢書賈逵傳云：屢空，則從孤。之子於首陽山矣。注云：空乏也。空卽是乏。空乏是無資，故以絕糧解之。空乏猶乏絕也。淮南子主術訓云：豈能拂道理之數。高注云：拂，戾也。漢書杜欽傳云：言之則拂，心逆指。注云：拂，謂違戾也。拂戾則逆，逆卽不順。從之言順也。故以戾釋拂而解之。以所行不從也。

所爲卽所行所行拂戾於是亂其所爲矣易說卦傳云震動也象傳云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故以驚釋動文選高唐賦使人心動注亦云動驚也廣雅釋言云忍耐也說文心部云忍能也能與耐同廣雅釋詁云能任也孟子道性善仁義禮智生於心卽本於性任其性卽仁以爲己任也故云堅忍其性使不遠仁若不能任其性則將戕賊其性滅亡其性而違仁矣堅者彊也毛詩鄭風將仲子兮無折我樹檀傳云檀彊韌之木孔氏正義云檀材可以爲車故云彊韌之木彊韌卽彊忍謂其材性能勝任不易損壞也以性之仁自任不使爲外物所誘喪其仁以失其性是爲忍性荀子儒效篇云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性情然後能修非十二子篇云忍性情綦谿利跂荀子以性爲惡故楊倞注云忍謂違矯其性也孟荀同言忍性而義不可混違其性而後能修是荀之惜也楊氏得之任其性而後能仁是孟之惜也趙氏得之性殊善惡則忍判從違蓋忍原有兩義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忍之義堅行止敢於殺人謂之忍敢於不殺人亦謂之忍荀子忍性敢於違其性也孟子忍性敢於任其性也或以荀之忍性爲孟之忍性以性爲嗜

欲血氣而持之禁之非孟子之義亦失趙氏堅忍之義趙氏以堅忍其性解忍性而申以使不違仁趙氏洵通儒也音義云張云會與增同丁云依注會讀當作增依字訓義亦通按趙氏謂素所不能行者卽仁也因己之勞苦空乏推之於人則有以動其不忍之心而任其安天下之性故向有所不能者皆增益而

能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

發於聲而後喻

注

人常以有繆思過行不得福然後

乃更其所爲以不能爲能也困瘁於心衡橫也橫塞其慮於胷臆之中而後作爲奇計異策憤激之說也

徵驗見於顏色若屈原憔悴漁父見而怪之發於聲

而後喻若甯戚商歌桓公異之

疏

注人常至能也。正義曰爾雅釋詁

云恒常也禮記樂記云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注云過猶誤也仲尼燕居云不能詩於禮繆注云繆誤也是

繆卽過也思誤則行誤因致愆咎故不得福更卽改也始以繆而不得福一更改卽能得福是以不能爲能也呂氏春秋不廣篇云以其所能托其所不能若舟之與車高誘注云舟不能陸車不能浮然更相載○注困瘁至說也○正義曰廣雅釋言云困悴也瘁與瘁古字通荀子大略篇云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毛詩陳風衡門之下傳云衡門橫木爲門考工記弓人注云衡古文橫假借字也大戴記曾子大孝篇云夫孝置之則塞於天地衡之而衡於四海注云衡猶橫也是橫與塞義相近禮記樂記云號以立橫注云橫充也充亦塞也故讀衡爲橫而又以塞釋之史記齊太公世家云周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陳丞相世家云封平以戶牖鄉用其奇計策卒滅楚趙氏謂作爲奇計異策指此類與云憤激之說似指蘇秦去秦而歸事夜發書伏誦引錐自刺其股可謂困心橫慮矣晁年揣摹成用說當世之君當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則所謂奇謀異策也太史公自序云屈原放逐著離騷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通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是則趙氏所云憤激之說邪？然儀秦事孟子，羞稱近時通解，作爲興起謂心之謀慮阻窒不通，然後乃奮興而爲善也。此過之窮蹙於己者，徵色謂爲人所忿嫉，發聲謂爲人所誚讓，然後乃微悟通曉也。此則過之暴著於人者。注徵驗至怪之。正義曰：書洪範云：念用庶徵。鄭氏注云：徵驗也。楚辭漁父第七云：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王逸注云：怪屈原也。注發於至異之。正義曰：呂氏春秋舉難篇云：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至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篝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者，甚衆，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高誘注以爲歌碩鼠列女傳辯通篇云：甯戚欲見桓公，道無從，乃爲人僕，將車宿齊東門之外。桓公因出，甯戚擊牛角而商歌，甚悲。桓公異之，趙氏所本也。商歌蓋謂其音悲楚，卽此碩鼠三章疾歌而爲商音也。藝文類聚引琴操則別有商歌，入則無法云：南山矸，白石礪，云云，則後人所僞造。

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

患而死於安樂也

注

入謂國內也無法度大臣之家

輔拂之士出謂國外也無敵國可難無外患可憂則

凡庸之君驕慢荒怠國常以此亡也故知能生於憂

患死於安樂也死亡也安樂怠惰使人亡其知能也

疏

注輔拂之士。正義曰音義云拂音弼荀子臣道

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說苑

臣術篇引此文拂作弼賈子保傳篇云潔廉而切直

臣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大戴

記保傳篇載此文上二拂字作弼說文弼部云弼輔

也重文作弼手部云拂過擊也然則弼爲本字以弼

从弗聲同拂故假借拂也。注故知至能也。正義

曰音義出知生字云丁依注音智注同陸如字云言

憂患者以生全安樂者得死亡也趙氏讀知爲智故

以知能明之卽德慧術智恒存乎疾疾之義乃知能
可言生不可言死故以死爲亡謂死於安樂卽是安
樂怠惰亡其知能然揆經文之意然後二字終不可
達以死爲亡究爲曲說陸氏讀如字是春秋繁露竹
林篇云深本頃公之所以大辱身幾亡國爲天下笑
其端乃從攝魯勝衛起伐魯魯不敢出擊衛大敗之
因得氣而無敵國以興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
戒此其效也自是後頃公恐懼不聽聲樂不飲酒食
肉內愛百姓問疾弔喪外敬諸侯從會與盟卒終其
身家國安康是福之本生於憂而禍起於喜也此正
發明孟子
此文之義

章指言聖賢困窮天堅其志次賢感激乃奮其慮凡
人伏樂以喪知能賢愚之叙也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
而已矣

注

教人之道多術予我也屑絜也我不絜其

人之行故不教誨之其人感此退自修學而爲仁義
是亦我教誨之一道也

疏

注于我也屑絜也。○正義曰：于我也爾雅釋詁文屑

潔詳見公孫丑上篇方言云屑潔也

章指言學而見賤耻之大者激而厲之能者以改教

誨之方或折或引同歸殊塗成之而已

疏

或折或引。○正義曰

戰國策西周策云則周必折而入於韓注云折屈也引謂引而信之也或折或引卽或屈或信折一本作抑

孟子正義卷二十五終

姪廷

宗校字

孟子正義卷二十六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撰集

孟子卷第十三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七章

注

盡心者人之有心爲精氣主

思慮可否然後行之猶人法天天之執持維綱以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論語曰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心者人之北辰也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故以盡心題篇

疏

注人之至法天。正義曰荀子解蔽篇云心者形之君而神明之主

也出令而無所受令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云凡氣從心心氣之君也淮南子原道訓云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馳騁於是非之境而出入於百事之門戶者也精神訓云是故血氣者人

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氣能專於五藏而
不外越則胃腹充而嗜欲省矣胃腹充而嗜欲省則
耳目清聽視遠矣耳目清聽視遠謂之明五藏能屬
於心而無非則教志勝而行不僻矣教志勝而行之
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此心爲精氣主之說也
馳騁於是非之境而行之不僻卽思慮可否然後行
之謂也猶與由通所以然者由人之性善故其心
能變通以天爲法則也莊子天運篇云天其運乎地
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孰張是孰維網是孰居
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械而不得已邪意者其
運轉而不能自止邪楚辭天問篇云幹維焉繫王洵
注云維網也文選長笛賦注引字林云維持也詩周
頌執競武王箋云執持也儀禮鄉射禮云下綱不及
地武注云綱持舌繩也執持維網四字同義趙氏取
莊子此文而以執持釋維網莊子以天之運轉孰維
綱而使之以推行趙氏以天之運其所以維綱者北辰
而引論語以證之周禮春官馮氏掌二十有八星
之位秋官若族氏掌二十有八星之號注云星謂從
角至軫爾雅釋天云壽星角氏也天根氏也天駟房
也大辰心尾也析木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星紀斗

牽牛也元枵虛也顓頊之虛虛也北陸虛也營室謂之定娵觜之口營室東壁也降婁奎婁也大梁昴也西陸昴也濁謂之畢昧謂之柳柳鶉火也此二十八舍之星角亢氐房心尾箕爲東方蒼龍之宿斗牛女虛危營室東壁爲北方元武之宿奎婁胃昂畢觜鰲參爲西方白虎之宿東井輿鬼柳七星張翼轸爲南方朱鳥之宿爾雅於北缺危於西缺胃觜參於南止有柳蓋舉其宜釋者餘從略也而承之云北極謂之北辰孫炎注云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趙氏本於此故謂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二十八舍東西南北分主四時正四時卽正二十八舍矣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云爾雅約舉二十二舍十二次而繼以北辰者以其爲衆星所拱也屈原賦天問幹維焉繫天極焉加戴氏震注云天極論語所謂北極周髀所謂正北極步算家所謂不動處亦曰赤道極是爲左旋之樞賈逵張衡蔡邕王蕃陸績皆以紐星爲不動處梁祖暉測紐星離不動處一度奇元郭守敬測離三度奇矣趙氏以心比北辰以四體五官等比二十八舍二十八舍聽令於北辰則正而不忒四體五官聽令於心則善而不惡法天卽所以事天也引論語在爲政第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注

性有

仁義禮智之端心以制之惟心爲正人能盡極其心

以思行善則可謂知其性矣知其性則知天道之貴

善者也

疏

注性有至善者也○正義曰禮記表記云

能裁度得事之宜所以性善故仁義禮智之端原於性而見於心心以制之卽所謂思慮可否然後行之也惟心爲正謂心能裁度以正四體五官也卽天之北辰執持維綱以正二十八舍也呂氏春秋明理篇云五帝三王之於樂盡之矣高誘注云盡極也禮記大學篇云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注云極猶盡也故盡其心卽極其心性之善在心之能思行善故極其心以思行善則可謂知其性矣知其性謂知其性之善也天道貴善特鍾其靈於人使之能思行善惟不知己性之善遂不能盡極其心是能盡極其心以

思行善者知其性之善也知其性之善則知天道之
好善矣趙氏之義如此戴氏震原善云孟子曰盡其
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耳目百體之所欲
血氣資之以養所謂性之欲也原於天地之化者也
是故在天爲天道在人成根於性而見於日用事爲
爲人道仁義之心原於天地之德者是故在人爲
性之德斯二者一也由天道而語於無憾是謂天德
由性之欲而語於無失是謂性之德性之欲其自然
之符也性之德其歸於必然也歸於必然適全其自
然此其爲自然之極致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
之秉常好是懿德凡動作威儀之則自然之極致也
民所秉也自然者散之普爲日用事爲必然者秉之
以協於中達於天下知其自然斯通乎天地之化知
其必然斯通乎天地之德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天
人道德靡不豁然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能

存其心養育其正性可謂仁人天道好生仁人亦好
生天道無親惟仁是與行與天合故曰所以事天殀

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注

貳二也仁人之

行一度而已雖見前人或歿或壽終無二心改易其

道歿若顏淵壽若邵公皆歸之命修正其身以待天

命此所以立命之本也

疏

注貳二至本也。正義曰

云貳之言二也國語周語云百姓攜貳韋昭注云貳
二心也昭公二十八年左傳云心能制義曰度一度
而已不改易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回年二十九
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慟此歿若顏淵之說也論衡
氣壽篇云周公居攝七年復政退老出入百歲矣邵
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之時尚爲大保出入百有餘
歲矣又云傳稱邵公百八十此壽若邵公之說也程
氏瑤田論學小記云心者身之主也萬物皆備於吾
之身物則卽其於吾之心而以爲吾之性如是而心
可不盡乎曷爲而可謂之盡其心也由盡己之性而
充極之至於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而心盡矣是非先
有以知其性不能也曷知乎爾格物以致其知斯能

窮盡物則以知其心所具之性而因以盡其心然則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夫是性也天之分與我者也性
不異乎天而天豈異乎性知性知天非二事亦無二
時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夫然而心可不存乎不存則
放夫然而性可不養乎不養則戕父母生我以身而
不毀傷其身者能事親者也天分我以心與性而能
不放之不衰之非所以事天乎故苟能存其心而養
其性則必其明物察倫以致其知者既詳且盡而見
之於行必能居仁由義以盡其道而其功之盛必將
有以馴致夫參天地贊化育之能任則至重也道則
至遠也死而後已者也夫然後天之所以與我以爲
性而具於心者是我所受之命而殀壽不貳修身以
俟之矣豈非所以立命乎按程氏說是也盡其心卽
伏羲之通德類情黃帝堯舜之通變神化惟知人性
之善故盡其心以教之知性卽是知天知天而盡其
心以教之卽所以事天所以盡其心者不過存其心
養其性也盡其性以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贊天地之
化育所以成天之能猶人臣贊君之治以成君之功
聖人事天猶人臣事君也天之命有殀壽窮達智愚
賢不肖而聖人盡其心以存之養之存之養之卽所

以脩身使天下皆歸於善天之命雖有不齊至是而皆齊之故爲立命知性知天窮理也盡其心以存之養之脩之盡性也立命至於命也孟子此章發明易道也

章指言盡心竭性所以承天殀壽禍福秉心不違立命之道惟是爲珍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注莫無也人之終無非命

也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

惡得惡曰隨命惟順受命爲受其正也疏注莫無也至正也

正義曰詩周頌時邁莫不震疊韓詩云莫無也莫無聲相近趙氏以無釋莫是也非命二字相連卽下非正命韓詩外傳云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非命二字與此同莫非命禁戒之辭謂不可非命而死也順受其正乃爲知命不知命或死於嚴牆之下或桎梏而死是卽死於非命死於非命卽不

能順受其正卽是不知命如是則通章一氣貫注趙氏謂人之終無非命蓋以命有三名人之終不出乎受命遭命隨命三命中惟行善得善乃爲順受正揆諸孟子之指固不如是三命之說音義云丁云三命事出孝經援神契按禮記祭法注云司命主督察三命孔氏正義引孝經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任慶有遭命以譴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報之白虎通壽命篇云命有三科以記驗有壽命以保度有遭命以遇暴有隨命以應行壽命者上命也若言文王受命惟中身享國五十年隨命者隨行爲命若言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矣又欲使民務仁立義無陷天滔天則司命舉過言則用以弊之遭命者逢世殘賊若上逢亂君下必災變暴至天絕人命沙鹿崩於受邑是也冉伯牛危言正行而遭惡疾孔子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論衡命義篇云傳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謂本稟已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隨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施欲而凶禍到故曰隨命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逢遭於

外而得凶禍故曰遭命白虎通論衡小有異同趙氏
與白虎通合乃下節注云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
巖牆之下恐壓覆也盡脩身之道以壽終者得正命
也此以壽終爲正命而本之以修身則仍行善得善
之義蓋分隨命中之善報合諸受命之年壽而以惡
報獨爲隨命論衡全本孝經緯以年壽得諸自然不
由善報與趙氏爲異也

而死者正命也

注

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巖牆之下盡其道

下恐壓覆也盡脩身之道以壽終者爲得正命也桎

桔死者非正命也

注

畏壓溺死禮所不弔故曰非正

命也

疏

注畏壓至命也○正義曰禮記檀弓云死而

云人或時以非罪攻己不能以說之死之者孔子
畏於匡注厭云行止危險之下注溺云不乘橋船厭
卽壓覆也呂氏春秋孟夏紀勸學篇云曾點使曾參
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邪曾點曰彼雖

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
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兩事相比回何敢
死正是回何敢畏高誘注畏爲死謂由畏而死卽檀
弓死而不弔之畏矣以畏而死則子必不死故知子
在以畏而死則不可死故顏子不敢死卽曾子安敢
畏立巖牆之下恐其壓壓而死猶畏而死俱爲非命
孟子此文與子在回何敢死相發明子在者聖人知
命不死於非命也回何敢死者大賢知命不死於非
命也孟子言不立巖牆之下不桎梏而死示人知命
之學不可死於非命也故莫非命之莫讀如易莫夜
有戎莫擊之之莫莫卽無無卽毋說文女部云毋止
之也非命二字相連莫字不與非字連也論語言五
十而知天命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又云死生有命
又云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孟子
旣云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此章又詳言
之又云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
於臭也四體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
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
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
謂命也皆發明孔子知命之說也死生窮達皆本於

天命當死而營謀以得生命當窮而營謀以得達非
知命也命可以不死而自致於死命可以不死而自
致於窮亦非知命也故子畏於匡回不敢死死於畏
死於桎梏死於巖牆之下皆非命也皆非順受其正
也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然則立巖牆之下與死於
畏死於桎梏皆爲不知命味色聲臭安佚聽之於命
不可營求是知命也仁義禮智天道必得志乃可施
諸天下所謂道之將行命也不得位則不施諸天下
所謂道之將廢命也君子以行道安天下爲心天下
之命立於君子百姓之飢寒困於命君子立命則盡
其心使之不飢不寒百姓之愚不肖困於命君子立
命則盡其心使之不愚不肖口體耳目之命己溺
己飢者操之也仁義禮智之命勞來匡直者主之也
皆盡其心也故己之命聽諸天所謂脩身以俟之而
天下之命任諸己所謂盡心所謂立命也於己則俟
命於天下則立命於正命則順受於非命則不受聖
賢知命之學如是俗以任運之自然爲知命將視天
下之飢寒愚不肖而不必盡其心且自死於畏自死
於桎梏自死於巖牆之下而莫知避也阮氏元校勘
記云畏壓溺死閹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攷文

三本無死字

按無者非

章指言人必趨命貴受其正巖牆之疑君子遠之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注

謂修仁行義事在於我我求則得我舍則失

故求有益於得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注

謂賢者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故曰求之有道也脩天爵者或得或否故言得之有命也祿爵須知已知己者在外非身所專是以云求

無益於得也求在外也

疏

注祿爵須知已知己。正義曰

史記管晏列傳云吾聞君子

子誠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故須知己而後祿爵

可得也翟氏顓攷異云兩是求字皆作一讀其上二

語皆古語常言荀子不苟篇云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文子符言篇云求之有道得之有命

章指言爲仁由己富貴在天故孔子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注

物事

也我身也普謂人爲成人已往皆備知天下萬物常有所行矣誠者實也反自思其身誠施行能皆實而

無虛則樂莫大焉

疏

注物事至大焉○正義曰周禮

令兼川六物注皆云物猶事也爾雅釋詁云身我也說文戈部云我施身自謂也禮記祭義云成人之道

也注云成人既冠者成人已往男子年二十已上也此時知識已開故備知天下萬事我本自稱之名此我既指人之身卽指天下人人之身故云普謂人人有一身卽人有一我未冠或童昏不知既冠則萬事

皆知矣既知則有所行故云常有所行矣淮南子說
林訓云其鄉之誠也高注云誠實也禮記禮運云此
順之實也注云實猶誠也**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注**當自強勉以

忠恕之道求仁之術此最爲近

疏

正義曰淮南子脩

務訓功可彊成高誘注云彊勉也反身而誠卽忠恕
之道也宜勉行之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中庸曰
忠恕違道不遠孟子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蓋人
能出於己者必忠施於人者以恕行事如此雖有差
失亦少矣凡未至乎聖人未可語於仁未能無憾於
禮義如其才質所及心知所明謂之忠恕可也聖人
仁且智其見之行事無非仁無非禮義忠恕不足以
名之然而非有他也忠恕至斯而極也故曾子曰夫
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恕仁
也從心如聲孔子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矣孟
子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是則爲仁不外於恕析
言之則有別渾言之則不別也謹按此章申明知性
之義也知其性而乃盡其心然則何以知其性以我
推之也哉亦人也我能覺於善則人之性亦能覺於

善人之情卽同乎我之情人之欲卽同乎我之欲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卽反身而誠也卽強恕而行也聖人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亦近取諸身而已矣章指言每必以誠恕已而行樂在其中仁之至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注

人皆有仁義之心日自行之於其

所愛而不能著明其道以施於大事仁妻愛子亦以習矣而不能察知可推以爲善也由用也終身用之

以爲自然不究其道可成君子此衆庶之人也

疏

注人

皆至人也○正義曰小爾雅廣詁云著明也楚辭懷沙篇云孰察其撥正呂氏春秋功名篇云不可不察王逸高誘注並云察知也其實察與著義同禮記中庸言其上下察也注云察猶著也毛詩王風君子陽

陽右招我由房倚云由用也著察知三字義同趙氏以不知其道爲不究其道者究之義爲窮爲極蓋以察深於著而知則察之極也說苑脩文篇云安故重遷謂之衆庶文選幽通賦云斯衆兆之所惑曹大家注云衆庶也衆庶謂凡夫也趙氏謂凡夫但能以仁義施於所愛之妻子而不能擴充推之於大事所以不能爲君子但爲衆庶也按孟子此章亦所以發明易道也行習卽由之也著察卽知之也聖人知人性之善而盡其心以教之豈不欲天下之人皆知道乎所以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者則以行而能著習而能察者君子也行而不著習而不察者衆庶也則以衆庶但可使由不可使知故必盡其心通其變使之不倦俾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也自首章以下章雖分而義實相承玩之可見易上繫傳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日用而不知卽所謂終身由之而不知故君子之道也百姓卽衆庶也道卽君子之道一陰一陽者也惟其性善所以能由惟其能由所以盡其心以先覺覺之其不可知

者通變神化而使由之盡其心顯諸仁也不能使知之藏諸用也聖人定人道雖凡夫無不各以夫妻父子爲日用之常日由於道之中而不知其爲道也此聖人知天立命之學也聖人知民不可使知則但使之行習而不必責以著察說者乃必以著察知道責之天下之凡夫失孟子之意矣

章指言人有仁端達之爲道凡夫用之不知其爲寶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

注

人不可以無所羞恥也論語

曰行己有恥

疏

注人下至有恥。正義曰國語周語云姦禮爲羞注云羞恥也說文心部

羞猶辱也故下注以辱釋恥此以羞釋恥也引論語

在子路篇第十三集解引

無恥之恥無恥矣

注

人能

恥己之無所恥是爲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

辱之累也

疏

注人能至累也。○正義曰：無恥二字承上無恥則無恥，卽謂無所羞恥也。無所

羞恥而之於恥，是改無恥爲恥。惠氏棟後漢書補注云：光武紀注秀之字曰茂，洪邁曰：漢高祖諱邦，荀悅

曰之字曰國，惠帝諱盈之字曰滿，謂臣下所避以相代也。蓋之字之義，訓變。左傳：周史以周易見陳侯者，

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謂觀六四變爲否也。棟謂之猶適也，適則變矣。繫辭傳云：惟變所適。京房論卦有

通變是也。避諱改文與卦變同。故云之按此無恥之恥，謂由無恥改變而適於恥。趙氏以改行解之，正以

之爲之字之卦之之也。

章指言恥身無分，獨無所恥，斯必遠辱，不爲憂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注

恥者爲不正之道，正人之所恥爲也。今造機變，穿陷之巧以攻戰者，非古之正道也。取爲一切可勝敵也。

宜無以錯於廉恥之心

疏

注恥者至之心○正義曰

之義爲長正之義亦爲長趙氏以大之義近於正恥之於人大矣猶云恥之於人正矣故云正人之所恥爲章指云不慕大人何能有恥固以正人爲大人矣正人之所恥必是不正故云爲不正之道正人之所恥爲也墨子公輸篇云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故以機變之巧指攻戰言九設攻城之機變篇中止言爲雲梯一事尙有其八備城門篇云禽滑釐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臨鉤衝梯堙水穴突空洞蟻附輶輶軒車凡十二又云問穴土之守邪若彭有水濁非常者此穴土也急塹城內穴直之穿井城五步一井傳城足高地丈五尺地得泉三尺而止令陶者爲罌容四十斗以上固順之以薄帑革置井中使聰耳者伏罌聽之審知穴之所在繫內迎之又有備穴篇穴卽奔陷也此皆攻城之機變趙氏略舉奔陷以概其餘耳書柴誓云斂乃奔然則王者攻戰之正道不用奔陷故此機變奔陷之巧非古之正道也漢書翟方進傳云奏請一切增賦張晏云一切權時也路溫舒傳云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不顧

國患如淳云餽苟且也一切權時也後漢書王霸傳云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切之勝李賢注云一切猶權時也此云一切可勝敵謂權時取勝敵而已不計正不正也正人既以不正爲恥此非古之正道而苟且爲之是不以不正爲恥非正人矣故云宜無錯於廉恥之心音義云錯音措說文手部云措置也近時通解機變謂機械變詐按淮南子原道訓云故機械之心藏於胸中高誘注云機械巧詐也是不必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注不恥不如指攻戰言之

古之聖人何有如賢人之名也

疏注不恥至名也○正義曰阮氏元校

勘記云注意謂取法乎上乃得乎中也閻監毛三本聖人賢人並作聖賢

章指言不慕大人何能有恥是以隰朋愧不及黃帝

佐齊桓以有勳顏淵慕虞舜仲尼嘆庶幾之云**疏**隰朋

至之云○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左傳昭十三年叔向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鮑叔牙隰朋

以爲佐列子力命篇管夷吾有病小白問惡乎屬國而可對曰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又見莊子徐無鬼篇文與列子同文選張華勵志詩隰朋仰慕子亦何人李善注引作莊子是也又呂氏春秋貴公篇云隰朋之爲人也上志而下求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高誘注醜其德不若黃帝又管子小匡篇於諸侯使隰朋爲行尹知章注行行人也賈誼新書所謂中主者齊桓公是也得管仲隰朋則九合諸侯說苑管仲治內隰朋治外數書皆出周秦西漢故趙氏據以爲說易繫辭傳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虞翻注云幾者神妙也顏子知微故殆庶幾孔子曰回也其庶幾乎孔穎達亦云顏子庶於幾王充論衡顏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五帝三王皆頌淵獨慕舜者知己步驟有同也亦可爲慕舜之證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注樂善自卑若高宗得

傳說而稟命

疏

注樂善至稟命○正義曰傳說詳見告子下篇云稟命者蓋謂傳說三篇

也但此三篇伏氏孔氏皆無惟禮記文王世子學記
緇衣等篇引兌命曰鄭氏注云兌當作說謂殷高宗
之臣傅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國語楚語云白公子張
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
毫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
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
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
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爲三公而使朝夕規
諫稟命卽稟令
趙氏本此也 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

之勢

何獨不然何獨不有所樂有所忘也樂道守

志若許由洗耳可謂忘人之勢矣

疏

注若許由洗耳
○正義曰史記

伯夷列傳云說者云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
之逃隱正義引皇甫謐高士傳云許由字武仲堯聞
致天下而讓焉乃退而遁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
下隱堯又召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
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
召我爲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

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故王公不欲求其名譽汙吾積口牽犢上流飲之

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由不得亟而況得而

臣之乎

注

亟數也若伯夷非其君不事伊尹樂堯舜

之道不致敬盡禮可數見之乎作者七人隱各有方

豈可得而臣之

疏

注亟數也○正義曰音義云亟去

也爾雅釋詁云數疾也疾速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今人亟分入聲去聲入之訓急也去之訓數也古無是分別數亦急也非有二義○注作者七人隱各有方○正義曰論語憲問篇云作者七人矣集解引包氏曰作爲也爲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晨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也義疏引鄭氏注云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蓑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楚狂接輿辟言者七當爲十之誤此云隱各有方謂辟世辟地辟色辟言之不同而晨門儀封人隱於吏丈人沮溺隱於耕接輿隱於狂是

亦各有方矣

章指言王公尊賢以貴下賤之義也樂道忘勢不以

富貴動心之分也各崇所尚則義不虧矣

疏

以貴下賤○正

義曰易屯初九傳文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

人不知亦囂囂

注

宋姓也句踐名也好以道德遊欲

行其道者囂囂自得無欲之貌

疏

注宋姓至之貌○正義曰宋句踐姓

名未見他書趙氏佑溫故錄云注好以道德遊欲行其道者按道德非遊具蓋觀孟子進而數之其亦有異於縱橫捭闔者流與囂囂見萬章上篇按囂囂見於經籍者義多不一大抵皆由假借也詩大雅板篇聽我囂囂傳云囂囂猶囂囂也箋云女反聽我言囂囂然不肯受此囂囂爲囂囂之假借小雅十月之交

讒口器器釋文引韓詩作替替替替卽替替楚辭九思怨上篇云令尹兮替替王逸注云替替不聽話言而妄語也是也法言君子篇云或曰人有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何如曰信死生齊貧富同貴賤等則吾以聖人爲器器吳秘注云若信是言則吾以聖人六經之旨爲器器之虛語耳又云或曰世無仙則焉得斯語曰語乎者非器器也與吳秘注云器器然方士之虛語耳此以器器爲虛故廣雅釋訓云器器然飢文選養生論云終朝未餐則器然思食注云器然飢意也此器乃枵之假借爾雅釋天云元枵虛也孫炎注云枵之言耗耗虛之意也是也莊子駢拇篇云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器器也郭象注云橫其器器棄情逐迹如將不及不亦多憂乎釋文云器器許橋反又五羔反崔云憂世之貌漢書王莽傳贊云器然喪其樂生之心顧師古注云器然衆口愁貌也說文口部云噉衆口愁詩曰哀鳴噉噉然則此器器乃亦噉噉之假借也說文器部云噉噉聲也氣出頭上周禮秋官司職禁其闕噉者注云噉噉也成公十六年左傳云在陳而噉杜預注云噉噉聲也詩小雅車攻篇云之子于苗選徒噉噉傳云噉噉聲也然則惟此噉噉

器爲器之本義爾雅釋言以閒釋器此器爲閒之假
借器器卽閒閒也楚辭湘君篇告余以不閒王逸注
云閒暇也招魂篇待君之間些注云閒靜也暇則自
得靜則無欲章指云內定常滿禮記大學云定而後
能靜周書謚法解云大慮靜民曰定定亦清靜也自
得無欲則廣博而盛莊子齊物論云大知閑閑釋文
引簡文云廣博之貌廣雅釋訓云閑閑盛也是也段
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孟子人知之亦器器人不知
亦器器言人自得無欲如氣上出悠閒也此以器字
氣出頭上爲閒乃趙氏自讀器器爲閒閒非取器字
木義爲自曰何如斯可以器器矣注句踐問何執守
得無欲也

可器器也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器器矣注尊貴也孟

子曰能貴德而履之樂義而行之則可以器器無欲

矣疏

注尊貴也。正義曰大戴記本命篇云貴貴尊
尊義之大者也尊貴義近故以貴釋尊易上繫

傳云天尊地卑虛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
翻注云天貴故尊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

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注

窮不失

義不爲不義而苟得故得已之本性也達不離道思

利民之道故民不失其望也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
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注

古之人得志君國則德澤加於民人不得志謂賢

者不遭遇也見立也獨治其身以立於世間不失其

操也是故獨善其身達謂得行其道故能兼善天下

也

疏

注見立至操也○正義曰呂氏春秋適威篇云

湯武通於此論故功名立高誘注云立猶見也

淮南子主術訓云德無所立高誘注云立見也趙氏

注孟子訓詁多與高氏同蓋見之義爲顯不得志不

可云顯故解爲立也按說文云見視也觀卽示修身

以示於世亦所以教也伯夷柳下惠爲百世師非示

於世

章指言內定常滿囂囂無憂可出可處故云以遊脩身立世賤不失道達善天下乃用其寶句踐好遊未得其要孟子言之然得乃喻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

文王猶興

注

凡民無自知者也故須文王之大化乃

能自興起以趨善道若夫豪傑才知千萬於凡人者

雖不遭文王猶能自起以善守身正行不陷溺也

疏

注凡民至溺也。正義曰宋本孔本作無異知者也。闕監毛三本作自知按自知是也不能自知故必待文王之化而興起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低輕也低之言汎也方言低僂輕也楚凡相輕薄謂之相低

或謂之僂也孟子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凡亦與
仇通按說文云凡最括也呂氏春秋任地篇云凡草
生藏高誘注云凡草庶草也以此準之則凡民猶云
庶民趙氏前以庶解衆又以凡夫解之此不解釋凡
字蓋以爲庶民也最括亦衆數之稱故凡又訓皆鄭
氏注儀禮以爲非一注周禮以爲無常數凡通於汎
汎亦有衆義因汎之本訓爲浮浮則輕故仇僂猶汎
漂也還以仇汎之輕浮通凡之義亦爲輕浮則緣其
爲衆庶而輕微之又引申之義耳惟凡民是衆民無
常數之稱而才過千人爲豪萬人爲傑則有常數故
趙氏云豪傑才知千萬於凡人豪傑千萬於凡人是
凡卽此千人萬人之總稱矣趙氏訓釋字義每於五
見之可謂精矣呂氏春秋孟秋紀高誘注云才過萬
人曰桀鵠冠子能天篇云德千人者謂之豪故云千
萬於凡民爾雅釋言云興起也興於善爲興興於不
善亦爲興呂氏春秋義賞篇云姦僞雜亂貪戾之道
興是也故趙氏以起釋興一則云趨善道再則云以
善守身正行不陷溺蓋有所作而行為興有所守而
不行亦爲興也

章指言小人待化乃不辟邪君子特立不爲俗移故

稱豪傑自興也

疏

乃不辟邪○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孔韓本作邪辟方

傳子產曰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

注

附益也韓魏晉六卿之富者也言人既自有家復

益韓魏百乘之家其富貴已美矣而其人欲然不以

足自知仁義之道不足也此則過人甚遠矣

疏

注附益至

遠矣

○正義曰漢書諸侯王表云設附益之法張晏

注引律

鄭氏說云封諸侯過限曰附益故趙氏以益

釋附也

以益釋附益爲增益故云人自有家復益以

韓魏百乘之家也

百乘之家益之自外仁義之道根

之於心但視外所附則見其富貴自視其中之所有故欲然知不足也自知由於自視自視仁義之心不

移於富貴益於外不能益於中也段氏王裁說文解
字注云欲欲得也從欠各聲聲若貪孟子附之以韓
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張鎰曰欲音坎內顧不足而
有所欲也王裁按孟子假欲爲坎謂視盈若虛也大
元雷推欲竄卽坎竄也今本大元欲字譌不可識晏
子春秋問下云鎡然不滿孫氏星衍音義云玉篇鎡
丑甚切此當爲
欲然之假音

章指言人情富盛莫不驕矜若能欲然謂不如人非

但免過卓絕乎凡也

疏

人情富盛莫不驕矜○正義曰老子云富貴而驕自遺其

咎定公十三年左傳史鰌云富而不驕者鮮
晏子春秋雜下云富而不驕者未嘗聞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

注

謂教民趨農役有常

時不使失業當時雖勞後獲其利則佚矣若亟其乘

屋之類也故曰不怨

疏

注若亟其乘屋之類○正義曰詳見滕文公上篇趙氏彼

注云言農民之事無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注
休已故引爲勞之證

謂殺大辟之罪者以坐殺人故也殺此罪人者其意

欲生民也故雖伏罪而死不怨殺者疏也○正義曰

禮記文王世子云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書呂
刑云大辟疑赦其罰千錢閱實其罪徐氏文靖管城
碩記云犯法者事有可疑則赦之而不徑赦之也
罰之以示懲若乃簡閱其情實無可疑者其罪之實
與疑對罪與赦對實則不疑罪則不赦也大辟之法
亦然疑則赦之使贖實則罪之不赦也豈謂贖之以
金雖大辟亦許其贖免哉是大辟之罪閱實則殺之
也周禮秋官司刑掌五刑之法殺罪五百注云殺死
刑也書傳曰降辟寇賊劫略奪攘擣虔者其刑死然
則大辟之罪不止坐殺人趙氏略舉之耳荀子正論
篇云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謂惠暴而寬
賊也又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所同也

章指言勞人欲以佚之殺人欲以生之則民無怨謫

也

則民無怨讟也。○正義曰方言云讟謗也。宣公十二年左傳云君無怨讟昭公元年左傳云民

無謗讟說文言。

部云謗痛怨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

注霸

者行善恤民恩澤暴見易知故民驩虞樂之也王者道大法天浩浩而德難見也殺非不教故殺之人不怨也庸功也利之使趨時而農六畜繁息無凍餒之老而民不知猶是王者之功脩其庠序之教使日遷善亦不能覺知誰爲之者言化大也

注

霸者至之也。○正義曰

音義云驩虞丁云義當作歡娛古字通用耳翟氏顯攷異云文選張景陽詠史詩朝野多歡娛注引孟子

霸者之民驩虞如也云娛與虞古字通用又蘇子卿詩歡娛在今夕注云孟子霸者之民歡娛如也按漢書魏相傳君安虞而民和睦匡衡傳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虞悉通娛按說文女部云娛樂也虞爲假借字故白虎通號篇云虞者樂也說文欠部云歡喜樂也馬部云驩馬名驩亦假借字荀子大略篇云夫婦不得驩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驩古歡字驩虞卽歡娛故趙氏云樂之也○注王者至見也○正義曰音義云張云皞與昊同說文胡老切義與皞同古字通用趙氏讀皞皞爲浩浩說文日部云皞皞也次部云昊春爲昊天元氣昊昊皞皞卽浩浩瀚瀚淮南子倣真訓高誘注云浩浩瀚瀚廣大貌也詩王風黍離傳云元氣廣大則稱昊天浩昊皞皞古字皆通蓋水之廣大爲浩浩天之廣大則爲皞皞故趙氏以道大法天解之則仍以皞皞爲元氣廣大以浩浩明之耳天氣廣大故難見王者道大法天其廣大故亦難見所以廣大難見則下申言之○注庸功也夫君子所○正義曰周禮夏官司勳云民功曰庸

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注君子通於聖人聖人如天過此世能化之存在此

國其化如神故言與天地同流也天地化物歲成其

功豈日使成人知其小補益也

疏注君子至益也○正義曰君子爲聖

賢之通稱故云通於聖人法言道術篇云樂道者謂之君子禮記哀公問云君子者人之成名也易上繫傳云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虞翻注云君子謂文王是也隱公六年公羊傳云首時過則書何休注云過歷也過此世謂生於此世也存在於此國以在釋存也過以世言別生死也有以國言判彼此也如堯舜生唐虞則唐虞之民皆化孔子在魯國則魯國三月大治成人詳見前閩監毛三本無成字音義云陸云言君子所過人者在於政化存其身者在於神明此與趙氏義異按易序卦傳云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過之義爲動爲行所過者化猶云所行者化也所動者化也行動著於外存者運於中所行動者民即變化由於所有者神也民日遷善爲化不知爲之者則神也易下繫

傳云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
民宜之所過者化所存者神神而化之也能通其變
爲權霸者亦知乘時運用以得人心而遠乎聖人之
道者未能神而化也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
之之謂神神化者通其變而民不知也殺之威刑也
利之善政也惟聖人有所裁成輔相於威刑善政之
中卽有所盈虛消息於敬所謂篤恭而天下平所謂
爲政以德所謂無爲而治恭己正南面所謂執其兩
端用其中於民所謂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
無能名焉皆以言乎所存者神也威刑善政則所行
所動也民日遷善化也不怨不庸由所存者神而不
知爲之也所過有定而所存無定夫行而無定者水
流也故云與天地同流天地變化人不可知聖人成
天地之能人亦不可知不可知故不可使知之民日
遷善則可使由之也說文衣部云補完衣也完全也
衣有不全補全之則必有所增益故補之義爲益荀
子臣道篇云事暴君者有補創無撓拂倥注云補
謂彌縫其闕僖公二十六年左傳展喜對齊侯曰桓
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

災然則小補謂需者之民所由驩虞也。有闕則望補者。切有災則思救者。殷而彌縫之。匡救之。思澤暴見民所以樂也。王者裁成輔相。則不待其闕而先默運之。不使有闕。不待其災而豫防禦之。不使有災。此所以神所以不知。且補闕者。益於此。或損乎彼。支於左。或詘於右。一利與而一害。卽由此起。故爲小補。王者之治德。施於普變。化於微。天下受其福而無能名。誠如天之元氣。皞皞而無己也。荀子議兵篇云。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楊倞注云。所存。止之處。畏之如神。所過往之國。無不從化。此別一義。與孟子語同。而指異。

章指言王政。皞皞與天地同道。霸者德小。民人速覩。是以賢者志其大者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注**仁言政教法度之言也。仁聲樂聲雅頌也。仁言之政。雖明不如雅頌。

感人心之深也

疏

注仁言政教法度之言也。○正義曰詩小雅彤弓受言藏之箋云言

者謂王策命也

疏

禮記曲禮士載言注云言謂會同盟

要之辭是國家命令謂之言故以仁言爲政教法度

疏

之言章指云明法審令民趨君命以令命申釋言字

法卽法度謂以法度載之於言以示民使民趨於善

疏

是爲仁也。○注仁聲至深也。○正義曰說文耳部云

聲音也禮記月令去聲色注云聲謂樂也呂氏春秋

疏

高誘注此語云聲五聲也宮商角徵羽爲五聲故以

聲爲樂聲樂記云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

疏

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又云

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

疏

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

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雅頌之聲能深感人心

疏

是仁

聲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疏

善政使民不違上

善教使民尚仁義心易得也

疏

注善政至得也。○正義曰趙氏以仁言爲

政教法度之言然則此又於仁言中分

疏

別其政不如教也下申言所以不如

善政民畏之

疏

善政使民不違上

善教使民尚仁義心易得也

疏

注善政至得也。○正義曰趙氏以仁言爲

政教法度之言然則此又於仁言中分

疏

別其政不如教也下申言所以不如

善政民畏之

疏

善政使民不違上

善教使民尚仁義心易得也

疏

注善政至得也。○正義曰趙氏以仁言爲

政教法度之言然則此又於仁言中分

疏

別其政不如教也下申言所以不如

善政民畏之

疏

善政使民不違上

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注畏之不逼
急故賦役舉而財聚於一家也愛之樂風化而上下
親故歡心可得也

章指言明法審令民趨君命崇寬務化民愛君德故
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
其良知也注不學而能性所自能良甚也是人之所

能甚也知亦猶是能也

疏

注不學至能也○正義曰良甚之義詳見告子上篇

良能猶言甚能良知猶言甚知甚能甚知即
最能最知最能最知即知之最能之最也孩提之

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注

孩提二三歲之間在襁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少知

愛親長知敬兄此所謂良能良知也

疏

注孩提至抱者也○正義

曰說文口部云咳小兒笑也孩古文咳是孩爲笑也說文手部云提挈也挈縣持也淮南子俶眞訓云提挈天地高誘注云一手曰提劉熙釋名釋姿容云提地也臂垂所持近地也禮記曲禮長者與之提攜注云提攜將行趙氏以二三歲之童未可牽行而提挈故以抱解之說文抱作裒在衣部云裒裏也論語陽貨篇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集解引馬氏注云子生未三歲爲父母所懷抱也是一二歲之兒宜抱也國策秦策云是抱空質也高誘注云抱持也然則持可通稱爲抱則抱亦可通稱爲提音義云襁褓說文負兒衣也博物志曰織縷爲之廣八寸長一尺二寸以負小兒於背上聲類曰襁者小兒被子也按論語子路篇云襁負其子而至矣集解引包氏云負者以器曰襁說文糸部別有縊字云柄類也縊小兒衣也段氏主裁說文解字注云呂覽明理篇道多縊縊高注縊小兒被也縊縊格上繩也又直諫篇縊縊注云縊縊

格繩緤小兒褌也褌卽縷格卽絡緤縷爲絡以負之於背其繩謂之緤高說最分明博物志云緤縷爲之廣八寸長二尺乃謂其絡未及其繩也凡繩勒者謂之緤又衣部云褌緤也詩曰載衣之褌傳曰褌緤也此謂褌卽褌云小雅斯干曰載衣之褌傳曰褌緤也此謂褌卽褌之假借也又以衣部褌字爲後人所增若許氏本有此字當與褌字相屬謹按今毛詩傳作褌箋云褌夜衣也釋文云韓詩作褌齊人名小兒被爲褌孔氏正義云書傳說成王之幼云在褌褌褌縛兒褌也故箋以爲夜衣史記魯世家云成王少在褌葆之中索隱云強葆卽褌褌古字少假借用之正義云強潤八寸長八尺用約小兒於背而負行葆小兒被也漢書宣帝紀會孫雖在褌褌李奇云褌絡也以繪布爲之絡負小兒褌小兒大褌也孟康曰褌小兒被也顏師古匡謬正俗云褌緤謂繩貫錢故總謂之緤耳孔子云四方之人緤負其子而至謂以繩絡而負之故謂緤褌耳然則褌爲小兒被名褌爲繩名褌不必負趙世家云衣以文葆是也緤不必褌論語褌負其子是也緤可用繩亦可用繪布褌可藉於下亦可覆於上藉則李奇云大藉是也覆則禮記月令正義云保卽褌

保保謂小被所以衣覆小兒是也文選嵇康幽憤詩
注引韋昭云緤若今時小兒腹衣腹衣蓋今俗兜子
是也亦被之類而稍別焉者也被爲夜間所藉覆故
亦云夜衣說文以緤爲小兒衣以襦爲負兒衣與緤
字爲類類者別古者衣被通稱緤緤廣八寸長二尺
亦被形其旁有繩以便負故云負兒衣與緤字專爲
類類者不同段氏謂襦字非許氏原有恐未然矣段
氏謂博物志但言緤緤未及其繩余謂段氏直以繩
爲緤而未及其緤絡緤從糸專爲繩名襦從衣則合
織緤與繩而爲負兒衣之名也親親仁也

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注

人仁義之心少而皆

有之欲爲善者無他達通也但通此親親敬長之心

推之天下人而已

疏

注人仁至人而已。正義曰呂

達高誘注云達通也孟子前言衆庶終身由之而不
知其道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此則言所知也所不
知者道所無不知者愛親敬長聖人因其有此知故
以仁義之道達之天下所以以仁義之道達之天下

者以親親仁也敬長義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則仁可達矣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則義可達矣有此親親敬長之心者性善也通此親親敬長之心推之天下人者聖人之盡心也自聖人盡其心爲天下立命其智者益知之其衆庶雖不能知之而亦可由之矣此一章仍申明明知性知天之指也孫氏星衍原性篇云何以言性待教而爲善易言天道陰陽地道柔剛人道仁義后以裁成輔相左右民禮記言盡人物之性與天地參書言剛克柔克正直剛屬性柔屬情平康之者教也禮記謂天命謂性率性謂道脩道謂教教者何性有善而教之以止於至善故禮記之言明德也曰新民曰止至善止者如文王止於仁敬孝慈信卽性中之五常必教而能之學而知之也孟子以孩提之童愛其親敬其長是也然童而愛其親非能愛親慈母乳之而愛移敬其長非能敬長嚴師扑之而敬移然則良知良能不足恃必教學成而後真知愛親敬長也故董仲舒之言性待教爲善是也謹按孟子言良能爲不學而能良知爲不慮而知其言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則不言無不能愛其親也其言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則不言無不能

敬其兄也蓋不慮而知性之善也人人所然也不學而能惟生知安行者有之不可概之人人知愛其親性之仁也而不可謂能仁也知敬其兄性之義也而不可謂能義也曰親親則能愛其親矣仁矣故曰親親仁也曰敬長則能敬其兄矣義矣故曰敬長義也何以由知而能也何以由無不知而無不能也無他類萬物之情而達之天下也

章指言本性良能仁義是也達之天下恕乎已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

注

舜耕歷山之時居木石

之間鹿豕近人若與人遊也希遠也當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哉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注

舜雖外與野人同其居處聞

一善言則從之見一善行則識之沛然不疑辟若江

河之流無能禦止其所欲言

疏

注沛然至欲行○正義曰孟子三言沛然

梁惠王上篇沛然下雨此言大雨潤物故趙氏以潤釋之離婁上篇沛然德教溢乎四海此言德教滿溢故趙氏以大釋之此言沛然莫之能禦謂舜舍己從人取人爲善有所聞見卽取而行之故趙氏以行釋之楚辭湘君篇沛吾乘兮桂舟王逸注云沛行貌廣雅選吳都賦常沛沛以悠悠劉逵注云沛沛行貌廣雅釋訓云沛沛流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沛水波流也流之義亦同於行此沛然上承若決江河是爲水流卽爲水行以水之行狀舜之行而云沛然不疑者不疑能決也承上若決之決江河決則莫能禦止其行舜決亦莫能禦止其行趙氏解經精密如此

章指言聖人潛隱辟若神龍亦能飛天亦能小同舜

之謂也

疏

聖人至小同○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揚子法言或曰龍必欲飛天平

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班固賓戲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又關尹子云若龍若蛟若龜若魚若蛤龍皆能爲之所謂小同也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無使人爲己所不欲爲者無使人欲己之所不欲者

每以身況之如此則人道足也

疏

正義曰詩王風揚

之水彼其之子箋云其或作記或作己讀聲相似鄭風羔裘彼其之子韓詩外傳作彼己之子曹風候人彼其之子國語晉語作彼己之子是其與己字通故趙氏以其所不欲爲己所不欲也荀子儒效篇云貴名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以夸誕有也不可以執重有也必將誠此然後就也故君子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積德於身卽是誠此故楊氏注云此身也趙氏云每以身況之如此亦以身字釋此字如此卽是如身如身卽是如己故云無使人爲己所不欲爲者無使人欲己之所不欲者也

章指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仲尼之道也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疾疾

注

人所以有

德行智慧道術才智者在於有疾疾之人疾疾之人

又力學故能成德

疏

注人所至成德○正義曰周禮地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注云

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論衡書說篇云實行爲德德行並舉義有別單舉德亦是行故以行釋德也方言云知或謂之慧禮記樂記不接心術注云術猶道也賈子道術篇云道者所從接物也其末者謂之術又云術也者所從制物也動靜之數也墨子經上篇云知材也老子云絕聖棄知王弼注云聖智才之善也淮南子主術訓云任人之才難以至治高誘注云才智也蓋德慧縕於內術智見於外故以智釋慧又以才智釋智慧爲心之明才則用之當矣慧術知皆本於德故以成德也之詩小雅小弁心之憂矣疾如步首箋云疾猶病也釋文云疾本作疹下言孤臣孽子此云疾疾蓋卽本於小弁之稱疾疾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注

此卽

人之疾疾也自以孤微懼於危殆之患而深慮之勦

爲仁義故至於達也

疏

注自以至達也。正義曰襄公二十七年公羊傳云是則

臣僕庶孽之事也何休注云庶孽衆賤子猶樹之有
孽生此以衆釋庶以賤釋孽華嚴經音義引王肅尚
書注云微賤也趙氏言自以孤微孤謂孤臣微謂孽
子也說文少部云殆危也危部云危在高而懼也淮
南子說林訓云而殆於蟬蛆高誘注云殆猶畏也國
策西周策云竊爲君危之高誘注云危不安也有所
畏懼故心不能安趙氏以殆釋危又以懼釋之其義
備矣在高而懼者畏其傾敗也呂氏春秋壹行篇云
強大行之危高誘注云危傾隕也驕恣篇云不知化
者舉自危高誘注云危敗也廣雅釋詁云殆壞也傾
隕敗壞所以可患因而慮之且深慮之求所以避此
患而免此危者惟有勉爲仁義而已矣書堯典云明
四目達四聰通達則明顯故章指以顯

釋達謂以忠孝之名顯於天下後世也

章指言孤孽自危故能顯達膏粱難正多用沈溺是
故在上不驕以戒諸侯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

注事君求

君之意爲苟容以悅君而已

疏

注事君至君而已。正義曰呂氏春秋似

順篇云夫順令而取容者衆能之高誘注云容悅也
容悅二字同義和鼎爲雙聲毛詩曹風蜉蝣掘閱傳
云掘閱容閱也邶風谷風我躬不閱傳云閱容也容
閱卽容悅後漢書陳蕃傳上疏云臣聞有事社稷者
社稷是爲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爲亦容悅二字
連綴趙氏分言之以悅君明苟容亦以悅釋容

有安

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

注

忠臣志在安社稷

而後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注

天民知道者也可行而行可止而止

疏

注天民至而止。○正

義曰孟子引伊尹自稱我天民之先覺者也則天民
指伊尹太公一流矣莊子庚桑楚云人之所含謂之
天民此二者皆以泰然而自得之非爲而得之也列
子楊朱篇稱舜禹周公爲天人稱孔子爲天民之
違者稱桀爲天民之逸蕩者紂爲天民之放縱者當
時稱天民者別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注大
異說故孟子明之

人大丈夫不爲利害動移者也正己物正象天不可

言而萬物化成也

疏注大人至成也○正義曰大人

人議禮士明見疏引鄭氏云大人爲天子諸侯爲政
教者何晏論語注云卽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者也昭
公十八年左傳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
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夫必多有是說
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
不害此大人所指原伯魯故注云大人在位者管子幼
官篇云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爲六
千星之類則大人從尹知章注云大人謂天子三公

四輔此鄭氏之義也易稱利見大人大人虎變虞初
謂乾稱大人此何氏之義也孟子離婁下篇兩云大
人其一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趙氏云大人
杖義是以德言也其一不失其赤子之心趙氏云大
人謂君是以位言也此注以大丈夫解之大丈夫得
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亦不以位言乃下云
象天不言而萬物化成此則非不得志者史記索隱
引向秀注易乾卦云聖人在位謂之大人此解易之
言大人是也而孟子之言大人蓋卽謂此孟子深於
易此大人卽舉易之大人而解之地正己物正篤恭
而天下平也惟黃帝堯舜通變化
乃足以當之故又進於天民一等也

章指言容悅凡臣社稷股肱天民行道大人正身凡

此四科優劣之差

疏

凡此四科。正義曰說文禾部

程品也十髮爲程十程爲分十分爲寸有優劣之差
則有品次故謂之科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公
羊傳疏春秋設
三科科者段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

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二樂也得

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注天下之樂不得與此

三樂之中兄弟無故無他故不愧天又不作人心正

無邪也育養也教養英才成之以道皆樂也疏兄弟無

故無他故○正義曰儀禮士昏禮記云某以非他故

不足以辱命注云非他故彌親之辭觀禮云天子曰

非他伯父實來子一人嘉之注云言非他者親之辭

詩小雅類弁云豈伊異人兄弟注云言非他者親之辭

所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與王無他言

至親趙氏以無他故解無故謂兄弟相親好也○注

育養至以道○正義曰說文去部云育養子使作善

也虞書曰教育子是育爲養也閻氏若璩釋地三積

云天下英才極言之非廣言之猶施伯謂管子曰君

天下才司馬懿謂諸葛武侯曰天下奇才也云爾君

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注孟子重言是美之也

章指言保親之養兄弟無他誠不愧天育養英才賢

人能之樂過萬乘孟子重焉一章再云也疏一章再

正義曰周氏廣業云董子繁露孔子曰善之重辭之復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此卽一章再云之

義也左傳范獻子曰夫子實云襄二十三年傳季孫再三云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注廣土衆民大

國諸侯也所樂不存樂行禮也中天下而立謂王者

所性不存謂性仁義也

疏注樂行禮也○正義曰禮記樂記云揖讓而治天下

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又云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中庸云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是行禮者天子之事君子不以大國諸侯爲樂而樂於中天下而立中天下而立是王者故知所樂爲行禮也禮運云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亦王者行禮之謂也

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注

大行行政於天下窮居

不失性也分定故不變

疏

注大行至不變。正義曰大行卽所謂武王周公繼

之然後大行也易序卦傳云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故以不失解不損音義云分扶問切禮記禮運云故禮達而分定荀子王制篇云分均則不偏分者蓋所受分於道之命也既分得人之性自有人所當爲之職分自有人所不易之分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主是爲分也故謂之分定

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
不言而喻注四者根生於心色見於面睟然潤澤之

貌也盎觀其背而可知其背盎盎然盛流於四體四

體有匡國之綱口不言人以曉喻而知之也

疏

注四者至

知之也。○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補云孟子仁
義禮智根於心亦謂根之於心猶言心身非謂作
心之根也根於心猶下云盎於背若云仁義禮智作
背之盎則亦無是理按趙氏言根生於心是以生於
心解根於心廣雅釋詁云根始也荀子禮論篇云生
者人之始也趙氏注雖葉下篇舜生於諸馮亦云生
始也生與根同有始義故以生釋根段氏玉裁說文
解字注云色顏氣也顏者兩眉之間也心達於氣氣
達於眉間是之謂色顏氣與心若合符節故其字從
人目記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
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又曰戎容盛氣顛實湯
休玉色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

於面生色而後見於面所謂陽氣浸淫幾滿大宅許
曰面顏前也是也魯頌載色載笑傳曰色色溫潤也
大雅令儀令色箋云善威儀善顏色也內則云柔色
以溫之玉藻云色容莊色容頤頤色容厲肅論語曰
色難色思溫色勃如也正顏色引申之爲凡有形可
見之稱音義云眸音粹華嚴經音義引孟子注云眸
面色潤也未知何人注與趙氏略同眸字孟子外法
言大元經有之法言君子篇云牛元驛白眸而角其
升諸廟乎是以君子全德注云色純曰眸宋咸曰宗
廟之牛貴純毛如黑赤白三色各純粹而角握中禮
則可升諸廟矣所以君子亦貴純全其德然則眸卽
粹淮南時則訓云視肥臞全粹高誘注云粹毛色之
純也法言之眸卽時則之粹矣其君子篇又云或問
君子似玉曰純淪溫潤吳秘注云淪猶澤也純淪溫
潤四字連言趙氏蓋本此以眸爲純又以純淪卽溫
潤故以眸然爲潤澤之貌大元經以眸準乾故元衡
云眸君道也卽取交言傳純粹精之義論語八佾篇
云從之純如也鄭氏注云純如感人之貌何氏注云
純如和諧也荀子禮論篇云故說豫婉婉澤發於顏色
者也楊倞注云說讀爲悅豫樂也婉媚也澤顏色潤

澤也豫樂猶和諧婉澤卽潤澤凡憂戚則憔悴豫樂則光澤是和諧與潤澤義亦可通矣玉篇目部云睟思季切視也又潤澤貌孟子曰其色睟然周氏廣業孟子逸文攷云此睟然當連上讀按趙氏云色見於面固以睟然屬色讀其生色也睟然句可也音義云盞張烏曩切又烏浪切陸云盞於背如負之於背按爾雅釋器云盞謂之缶說文皿部云盞盆也此陸氏所以言如負之於背然如盆缶之器負之於背何以見仁義禮智之盛莊子德充符言甕甕大瘞說齊桓公陸其謂是乎甕卽盞字周禮天官酒正辨五齊之名三曰盞齊注云盞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蒼白色劉熙釋名釋飲食云盞齊盞翁也翁翁然濁色也說文水部云泱泱也襄公二十九年左傳吳季札來聘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注云泱泱宏大之聲史記吳世家載此裴駟集解引服虔云泱泱舒緩深遠有大和之意索隱云泱泱猶汪汪洋美盛貌也呂氏春秋古樂篇云其音英英高誘注云英和盛貌詩小雅白華篇英英白雲釋文云韓詩作泱泱盞通於泱卽通於英爾雅釋草云榮而不實者謂之英呂氏春秋務大篇云其名無不榮者高誘注云榮顯也

然則蓋於背卽英於背英於背卽榮於背榮於背卽顯於背趙氏言蓋蓋然盛正是決決然盛視其背而可知則顯之謂也此但言其仁義禮智之生於心者在目前則見於面在後則顯於背此氏不明聲音假借之學而以爲如負望文生意失之甚矣韓詩外傳云姑布子卿相孔子曰從前視之蓋蓋乎似有王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聖者也此蓋蓋謂前不謂後則蓋豈負於背之名乎論語爲政篇施於有政集解包氏云施行也書古太誓流之爲鵠馬氏注云流行也禮記中庸篇君子和而不流注云流猶移也史記萬石張叔傳云劒人之所施易如淳云施讀曰移是施與流義同故施於四體卽流於四體易文言傳云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虞翻云體謂四支四支謂股肱美在中卽仁義禮智根於心先暢四支而乃發於事業事業者匡國之謂也故四體爲匡國之綱詩大雅假樂篇云抑抑威儀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又抑篇云敬慎威儀雖民之則威儀者足容重手容恭趨以采齊行以肆夏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無非見於四體卽此爲四方之綱

維民之則亦所爲匡國之綱曹風尸鳩篇云其儀不
武正是四國正是四國卽匡國也疊言四體者謂卽
此四體人見之已喻其仁義禮智之所施不俟教令
清明而天下皆樂仰之趙氏恐人切不言謂四體不
能言特標明云口不言蓋不必俟仁義禮智之形於
口而人已喻也形於口則訐謔定命遠猶辰告之謂
其喻益可知矣孟子立言之妙趙氏能闡明之廣雅
釋言云喻曉也阮氏元技勘記云人自曉喻而知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孔本韓本攷文古本自作
以按以卽已字禮記檀弓注云以與已字本同是也
不言已喻正言其形
於言也自字非是

章指言臨莅天下君國子民君子之樂尙不與存仁

義內充身體履方四支不言蟠辟用張心邪意溺進

退無容於是之際知其不同也

疏

仁義至無容○正義曰此申言施於

四體之義也淮南子本經訓載圓履方方謂地趙氏
此云履方蓋以方爲禮記經解由禮謂之有方之士

之方力亦正也荀子脩身篇云禮者所以正身也此
身體履方之謂也音義云蟠音盤辟音闢禮記投壺
篇云主人般還曰辟賓般還曰辟釋文云般步干反
還音旋辟音避孔氏正義云主人見賓之拜乃般曲
折還謂賓曰今辟而不敢受般盤蟠古字通然則辟
當音避不音闢也漢書儒林傳云魯徐生善爲頌蘇
外云漢舊儀有二卽爲頌貌威儀事有徐氏徐氏後
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爲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史
皆請魯學之顏師古云頌讀與容同何武傳云召見
桀辟雅拜服虔云行禮容拜也蟠辟則進退有容趙
氏以施於四體爲威儀致密無所失前云匡國之綱
此直以蟠辟明之義互見矣又反言心邪意溺則無
容明仁義內充施布於四體爲有容也呂氏春秋先
己篇云琴瑟不張高誘注云張施也趙氏又以用張
互釋施字也論語鄉黨篇云足躩如也集解包氏云
盤辟貌也先進篇云師也辟子張篇云堂堂乎張也
又云吾友張也爲難能也包氏云言子張容儀之難
及廣雅釋訓云堂堂容也此聖賢施於四體之事

孟子正義卷二十六終

孫授易詩校字